

論共同閩語中臻攝開口三等的擬測 及層次問題*

吳瑞文**

摘 要

本文探討共同閩語中臻攝開口三等韻母的擬測及相關的音韻層次問題。臻攝開口三等包括真質和殷迄兩類，其中真質韻另有重紐，數量不多但現象豐富。根據 Norman (1981) 的共同閩語韻母構擬，共同閩語中與臻攝開口三等韻有關的擬音形式包括：*-in/*-it、*-ən/*-ət 與 *-yn。本文增加用來比較的閩語次方言的數量，並從分層擬測的方式由下而上地追溯共同閩語臻攝開口三等同源詞的語音形式。本文指出：1. Norman 共同閩語韻母系統中的 *-ən/*-ət、*-in/*-it 是可以接受的。2. 從比較的觀點來看，Norman 的 *-yn 可以修改為 *-iən。3. 共同閩語中還應該擬測 -iən/*-iət 這一組韻母。從漢語音韻史的觀點來看，臻攝開口三等在共同閩語中有

2023.04.11 收稿，2023.06.03 修訂稿收件，2023.06.16 通過刊登。

* 本文初稿題為〈論共同閩語中臻攝韻母的構擬及相關問題〉，於「第二十屆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年會」(IACL-20, 香港, 香港理工大學, 2012年8月29~31日)上宣讀。2012年會議後不久，因電腦更新造成電子檔遺失，本文只餘紙本。念及重新繕打頗耗時日，同時好些問題沒想清楚，於是暫時擱置，沒想到轉眼就過了十年。2023年初，意外在另一個信箱中覓得自存備份之電子檔；失而復得，喜不自勝，隨即將全文完成。修訂後提交至本刊，獲得兩位不具名審查人提供建設性的批評與建議，並使本文的疏漏減至最低，謹此致謝。文中任何殘存的錯誤，責任均在作者。

**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研究員

四種音韻規則對應，約略相當於三個不同的時間層次： $*-ən/*-ət$ 時代最早， $*-iən/*-iət$ 和 $*-ien/*-iet$ 時代相當， $*-in/*-it$ 相對最晚。另外，真韻中古重紐的區別在共同閩語中保留下來，其對立為「巾銀」 $*-ien$ ：「烟姻」 $*-iən$ 。

關鍵詞：共同閩語、臻攝開口三等、重紐、層次、歷史語言學

一、前言

本文探討共同閩語中臻攝開口三等韻母的擬測及相關的音韻層次問題。根據當前漢語音韻史的研究，臻攝開口三等有兩類韻母，分別是眞軫震質和殷隱焮迄（以下除非必要，均以平賅上去入），也就是三等的重韻。眞韻還存在所謂重紐現象，又可進一步區分為重紐 1 類和重紐 2 類。¹

關於共同閩語的韻母系統，Norman（1981）曾提出一套相對全面的擬測，以這套構擬為基礎，參照不同階段的漢語音韻史表現，我們可以進一步探究古音到共同閩語的音韻變化。

以中古《切韻》提供的架構來看，臻攝開口三等同源詞在共同閩語中的語音形式包括：²

	擬音形式	同源詞例
5.1	*-in/*-it	新臻開三真認臻開三真／筆臻開三質
5.2	*-yn／(*-yt) ³	筋臻開三殷根臻開一痕近臻開三殷
5.4	*-ən/*-ət	鱗臻開三真／密臻開三真

根據以上的擬測，初步可以觀察到：

第一、*-in/*-it 與《切韻》架構的三等眞韻存在對應關係。

第二、*-yn 與《切韻》架構的三等殷韻對應，其中還包括臻攝開口一等痕韻的「根」，可見這個韻母包括開口一、三等。在分布上，這個韻母只分布於舌根塞音聲母。

¹ 本文重紐的具體指涉採取董同龢（1993：164）的解釋：重紐 1 類指等韻圖中放置於四等的唇牙喉音字，重紐 2 等指等韻圖中放置於三等的唇牙喉音字。以眞韻為例，「賓緊」放置於四等，為重紐 1 類；「彬巾」放置於三等，為重紐 2 類。

² 同源詞的中譯及中古音韻地位是我們加上去的，左邊編號是 Norman（1981）原文的目次。

³ Norman（1981）共同閩語的擬測中有 *kyt8，意思是黏稠的（viscous），漢語本字不明。另外，這個詞只見於閩東（福安、福州）和閩南（廈門、揭陽），不見於閩北。

第三、*-ən/*-ət 也相當於《切韻》架構的真韻，不過這類韻母的特徵是主要元音爲央元音 [ə] 且不帶任何介音。

接著我們可以進一步探討幾個問題：首先、*-yn/*-yt 韻母只出現在舌根音聲母之後，*-in/*-it 韻母則沒有舌根音聲母，從互補分布的角度來看，這兩個韻母早期是否只是一個類？或者應該發掘更多同源詞來建立它們的音韻對立？其次，臻攝開口三等真韻有 *-in/*-it 與 *-ən/*-ət 兩套對應，說明它們各自代表不同的音韻層次，這兩類韻母彼此之先後關係如何？再者，臻攝開口三等是否還能夠離析出更多的音韻層次？凡此都是值得深究的課題。

再者，臻攝三等真韻重紐（賓-2類：彬-1類、巾-2類：緊-1類）的差異，已經有學者（王育德 1969、Chang & Chang 1972、Chang 1974）指出在現代福州話中還可看到它們的區別，例如真韻重紐 2 類的「巾」讀 kyn1、「銀」讀 ηyn2。近來秋谷裕幸（2018：727）擬測原始寧德方言，真韻重紐 2 類見影系字有「巾」*kyn1、「銀」*ηyn2、「引」*yn3。可以留意到，Norman（1981）原始閩語韻母恰好沒有用上臻攝三等真韻的同源詞，真韻重紐之別值得進一步探索。

本文即擬在 Norman 既有的基礎上，利用近來積累豐厚的閩語次方言材料，採取典型的歷史語言學比較方法，從下而上建構臻攝開口三等字在共同閩語及其下位方言的語音形式。同時參照不同階段漢語音韻史的材料，說明臻攝開口三等字在共同閩語中的音韻演變以及其中存在的層次問題。在共同閩語的擬測方面，本文也將根據更豐富的材料，重新檢視 Norman（1981）有關臻攝開口三等同源詞的擬測，進而提出我們的補充與看法。

本文引用的漢字切語都根據《校正宋本廣韻》（陳彭年等重修 1981），除非另有所本，均不另出註說明。本文論及之漢語及其方言讀音，全部使用國際音標（IPA）標寫。送氣聲母以 h 標寫，且不上標。逢聲調以數字標註調類，具體如下：陰平 -1、陽平 -2、陰上 -3、陽上 -4、陰去 -5、陽去 -6、陰入 -7、陽入 -8。閩北語次方言中有所謂陽平甲和陽平乙，我們把陽平甲視同陽平，均標爲 2，陽平乙則標爲 9。調類均標寫於音節末尾，也不上標。

二、臻攝開口三等字在閩南語中的表現及其構擬

臻攝開口三等的真／質、殷／迄諸韻字，在現代閩南語各次方言中存在好幾種音韻對應，分別是 -an／-at、-un 與 -in／it 和只見於舌根音的 -ən。底下我們將陽聲韻與入聲韻分開來討論。進入討論之前，先介紹本節閩南語各次方言的材料來源：泉州根據林連通主編（1993）、永春根據林連通、陳章太（1989）、漳州根據馬重奇（1993）、東山根據東山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4）及中嶋幹起（1979）、汕頭根據 Fielde（1883）、揭陽根據蔡俊明編（1976）。

除了以上閩南語次方言資料之外，Douglas（1990[1873]）及董忠司總編纂（2001）以及線上資源《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分別代表廈門及臺灣閩南語，尤其後面三種資料不僅提供詞彙，還提供若干例句，對於若干本字的考求有相當大的助益。

（一）閩南語臻攝開口三等陽聲韻

1. 規則對應一：-an／-aŋ

臻攝開口三等陽聲韻字在現代閩南語各次方言的第一類規則對應是 -an／-aŋ，請看以下同源詞例：

表 1

	泉州	永春	漳州	東山	汕頭	揭陽
閩	ban2	ban2	ban2	ban2	[maŋ2] ⁴	maŋ2
鱗	lan2	lan2	lan2	lan2	laŋ2	laŋ2
親	tshan1					
陳	tan2	tan2	tan2	tan2	taŋ2	taŋ2
趁	than5	than5	than5	than5	thaŋ5	thaŋ5
呻	tshan1	tshan1	tshan1	tshan1	[tshaŋ1] ⁵	tshaŋ1

⁴ 根據林倫倫、陳小楓（1996：77）的汕頭話語料補入。

⁵ 根據 Fielde（1883：83）：chang(=ts^haŋ1), To moan.

以上同源詞例說明如下：

第一、「親」讀爲 tshan1，用於表示「外表相似、近似」的 tshan1 tshiü6 一詞，其本字爲「親像」。同樣表示「外表相似、近似」的這個詞也可以讀爲 tshin1 tshiü6，此時第一個音節用的是「親」不同規則對應的讀音。

第二、趁，丑刃切，趁逐。閩南語各次方言表示「賺取」這一語義的動詞用的是「趁」，源於「逐趁」而義有引申。

第三、呻，失人切，書母字。現代閩南語各次方言因疼痛而呻吟均讀爲 tshan1，聲母讀爲送氣塞擦音顯示這個讀音屬於早期音韻層次。中古擦音心、生、書諸聲母今讀爲不送氣或送氣的塞擦音乃是閩語的特色。

根據以上同源詞例，它們在共同閩南語中的早期形式可以重建爲 *-an。需要說明的是，以上同源詞例在閩南潮汕系方言中都讀爲舌根鼻音韻尾 -ŋ，乃是晚近 -n/-ŋ 兩類韻尾合流的結果。（參看吳瑞文、林英津 2007）

2. 規則對應二：-un

臻攝開口三等陽聲韻字在閩南語各次方言的第二類規則對應是 -un/-uŋ，請看以下同源詞例：

表 2

	泉州	永春	漳州	東山	汕頭	揭陽
塵	thun2				[thun2] ⁶	
陣	tsun5	tsun6	tsun6	tsun6	[tsun6] ⁷	tsuŋ2
伸	tshun1	tshun1	tshun1	tshun1	[tshun1] ⁸	tshuŋ1
震	tsun5	tsun5	tsun5	tsun5		
忍	lun3	lun3	lun3	lun3	[lun3]	luŋ3
韌	lun5	lun6	lun6	lun6	[zun6]	zuŋ6

以上同源詞例說明如下：

⁶ 根據 Fielde (1883 : 571) : thûn(=thun2), ien-thûn, soot.

⁷ 根據 Fielde (1883 : 75-76) : cûn(=tsun6), A gust, blast, burst, or time.

⁸ 根據 Fielde (1883 : 115) : chun(=tsun1), To stretch forth, to straighten.

第一、「塵」在現在閩南各次方言中有兩讀，一為專指廚房油煙形成的污垢 *ian1 thun2*「烟塵」，「烟塵」兩字均屬白話音。「塵」的另一個讀法為 *tin2*，用於誦讀詩文的場合。

第二、陣，列也，直刃切。「陣」為中古澄母字，但在現代各閩南次方言中讀為塞擦音 *ts-*，表現為端知分化的類型。另一方面，「陣」的文讀音為 *tin5/6*，卻表現出端知不分的格局。關於閩南語「陣」的文讀音為 *tin5/6* 而白話音為 *tsun5/6* 的現象，至少可以有兩種解釋方案：1. 楊秀芳（1982：68）認為，從澄母讀為塞擦音的情況來看，「陣」之所以讀為 *tsun5/6*，顯示它是個受晚期知照合流影響的白話音。2. 吳瑞文（2012a：386-388）則認為，「陣」讀為 *tsun5/6* 顯示它在進入時已經進行了舌尖塞音捲舌化的變化：*Tr->T->TS-*，發生類似變化的還有「知」*tsail*、「瞪」*tsin2* 等同源詞。⁹

第三、震，雷震也，又動也，懼也，起也，威也，章刃切。閩南語中表示發抖、顫抖的詞為 *tsun5*，其語源應為「震」。周長楫（周長楫編纂 1998：213）將之寫為「顫」，「顫」反切為之膳切，山攝開口三等仙韻去聲字。從音韻規則對應來看，山攝開口三等字在閩南方言中的規則對應包括：白話層的 *-ĩ*、*-uã/-iã*，文讀層的 *-ian*，整體而言似乎沒有其他同地位的語詞讀為 *-un*。¹⁰ 附帶一提，「檳榔」一詞在閩南語中可以讀為 *pin1 lɿ2* 或 *pun1 lɿ2*，我們認為 *pun1* 是受雙唇音聲母影響產生的一種零星變體，而非獨立的音韻層次。

第四、忍，而軫切。今閩南語有 *lim3* 這一讀法，周長楫、歐陽憶耘（1998：133）將之視為文讀音，而將 *lun3* 視為相對的白話音。若照他們的說法，把 *lim3* 視作文讀，則其前身應為 **lin3*。這裡我們暫時將之視為文讀的變體。

⁹ 中古支韻知系「知」*tsail* 韻母與其他支韻字如精系的「徙」*sua3* 或章系的「紙」*tsua3* 不同，我們推測這是受上古 **-r-* 介音影響而產生的條件變化。支韻生母「徙」（用來去細取粒的竹製圓形多孔器具）在閩南語讀為 *thai1*，來自上古 **sr-/tshr-*，也帶有 **-r-* 介音，韻母同讀 *-ai*。中古莊系讀為舌尖塞音 *t-*、*th-* 是閩語有別於其他漢語系語言的一項重要規則。由此可見，支韻「知」字韻母讀 *-ai* 並非孤例。

¹⁰ 關於山攝開口字的演變及層次，可參看吳瑞文（2012b）全面性的討論。

3. 規則對應三：-ən/-un/-in/-eŋ

臻攝開口三等陽聲韻字在閩南方言的第三類規則對應是 -ən/-un/-in/-eŋ，並且這類字僅出現在舌根音聲母後。臻攝開口三等常用的同源詞只有「巾、銀」，底下我們放入臻攝開口一等的「根」與臻攝開口三等般韻的「斤近芹」來一起觀察，請看以下同源詞例：

表 3

	泉州	永春	漳州	東山	汕頭	揭陽
巾眞	kun1	kən1	kin1	kin1	kən1	keŋ1
銀眞	gun2	gən2	gin2	gin2	ŋən2	ŋeŋ2
斤殷	kun1	kən1	kin1	kin1	kən1	keŋ1
近殷	kun4	kən6	kin6	kin6	kən4	keŋ4
芹殷	khun2	khən2	khin2	khin2	khən2	khəŋ2
根痕	kun1	kən1	kin1	kin1	kən1	keŋ1

以上同源詞例的音韻對應比較複雜，漳州一概讀爲 -in。同屬泉州系統的泉州與永春則有兩種不同的語音形式：-un 和 -ən。關於泉州方言的差異，洪惟仁（1996：183）曾詳細地研究《彙音妙悟》及相關的閩南語方言，指出古代泉州音這批字可以構擬爲 *-in，具有央而偏高的主要元音。至於汕頭，以上同源詞的讀音是根據 Fielde（1883）的材料轉寫，這批詞的韻母形式爲 [ʊn]，Fielde（1883：iv）的解說是：

ʊ as u in murder 餘 ʊ 汝 lú 恩 ʊn

在此我們將原先的 [ʊ] 轉寫爲 [ə]。

整體來看，參考漳州 -in 與汕頭的 -ən，我們將共同閩南語的這批同源詞擬測爲 *-ən。從演變的觀點來看，永春與汕頭保留了閩南最早期的形式。對於這類對應在原始閩南語中的韻母，至少有兩種看法：一類是擬測爲帶介音 MVE 結構，如洪惟仁（2023：167）作 *-jən；另一類是擬測爲不帶介音的 VE

結構，如 Kwok (2018 : 100) 作 *-uən 或本文作 *-ən。¹¹ 評估起來，就對應本身似乎看不出擬測介音 -j- 的必要性，因此我們不採取 *-jən。就 *-uən 和 *-ən 來說，我們認為無標央元音 [ə] 比有標高元音 [u] 更適宜作為原始閩南語這個韻母的主要元音。

4. 規則對應四：-in/-eŋ

臻攝開口三等陽聲韻字在閩南語各次方言的第四類規則對應是 -in/-eŋ。依照目前觀察所得，-in/-eŋ 這類對應只出現在雙唇音與舌尖塞擦音之後。請看以下同源詞例：

表 4

	泉州	永春	漳州	東山	汕頭	揭陽
貧	pin2	pin2	pin2	pin2	phin2	pheŋ2
新	sin1	sin1	sin1	sin1	sin1	seŋ1
親	tshin1	tshin1	tshin1	tshin1	tshin1	tshen1
秦	tsin2	tsin2	tsin2	tsin2	tsin2	tsheŋ2
信	sin5	sin5	sin5	sin5	sin5	seŋ5
認	lin6	lin6	dzin6	dzin6	zin6	zeŋ6
緊	kin3	kin3	kin3	kin3	kin3	keŋ3
印	in5	in5	in5	in5	in5	eŋ5

從中古音的角度來看，以上同源詞主要分布於幫系、精系、見影系等聲母，需要討論的是日母字的走向。上表我們看到有「認」，而振切，與之具備相同音韻地位的是堅韌的「韌」，另外還有上聲而軫切的「忍」。這三個詞都是日母字，其中「忍」在泉、漳、汕三個方言中都是 lun3，聲母都是邊音 l-，傳統閩南韻書歸入柳母。同樣是日母字，「認」在泉州讀 l-，在漳州讀 dz-，在汕頭讀 z-，泉州的 l- 是早期閩南語 *l-（柳母）與 *dz-（入母）合併之後的歸向，因此認識的「認」在早期閩南語中應該是歸 *dz-（入母）而非 *l-（柳母）。由此

¹¹ 張靜芬 (2013) 也擬測為 *-ən，其形式與本文相同。

看來，「認」之所以讀爲 -in 韻母，與其聲母早期屬於濁舌尖塞擦音 (dz) 密切相關；相對地，*l- (柳母) 的「忍韌」都沒有 -in 這個讀法，可能顯示不同聲母所形成的韻母差異。整體而言，以上這批同源詞在共同閩南方言中可以構擬爲 *-in。

5. 規則對應五：-ian/-iaŋ

中古臻攝開口三等陽聲韻字在現代閩南語各次方言中的第五種規則對應是 -ian/-iaŋ。同源詞例如下：

表 5

	泉州	永春	漳州	東山	汕頭	揭陽
腎	kian4	kian6	kian6	kian1 ¹²	(kən4)	(keŋ4)
腎	sian4	sian6	sian6	sian6	sien4	siaŋ4
炊	khian5	khian5				
隣上聲	lian3	lian3	lian3	lian3	(lin3)	(leŋ3)
輻去聲	lian5			lian6	(lin3)	(leŋ5)
身	sian1					(seŋ1)
零	lian1	lian1	lian1	lian1		
烟	ian1	ian1	ian1	ian1	(in1)	(eŋ1)

臻攝開口三等韻母讀 -ian 的這套規則對應過去留意到的人較少，主要原因或許是因 -ian 往往用於山攝開口三四等的文讀音。另外則是，潮汕系方言雖然有若干語詞讀爲 -iaŋ (<*-ian)，如「賓敏珍診」等，但這類韻母在泉州系和漳州系往往用了文讀音 -in，不免讓人遲疑。杜佳倫 (2014：299-301、319) 已經指出，臻攝開口三等 -ian 韻母的讀法屬於白話層。我們同意這個判斷。底下進一步在這個基礎上考證幾個泉、漳閩南語中常見口語的本字。

第一、腎，時忍切。嚴修鴻 (2000：54) 已經指出，「腎」這個同源詞在閩南語中有兩種語義，一是指禽鳥類的胃 (含砂囊)，讀爲 kian4/6；¹³ 一是

¹² 中嶋幹起 (1979：16) 標爲 kian55，相當於陰平調，也許有誤植的問題。

¹³ 《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寫作「肱」，「肱」有胡田、胡涓兩切，意義是牛百葉。牛百葉也

指男性的睪丸（外腎），讀爲 *sian4/6*。

首先說明禽鳥類的胃。從生物學來看，鳥類的胃是兩部分組成：腺胃（前胃）和肌胃（砂囊，*gizzard*）。腺胃的功能是分泌消化液來初步分解食物，接著由肌胃中儲存的小石子或細砂來磨碎食物，進而攝取營養。閩南語中常見的食物雞胗、鴨胗、鵝胗，指的都是這些禽鳥的肌胃。在指禽鳥肌胃的這個詞中，「腎」讀爲 *kian4/kian6*。Douglas (1990[1873]: 218) 指出：¹⁴

kiān, the gizzard. *ah-kiān*, duck's gizzard. *koe-kiān*, hen's gizzard.

就聲母而言，中古章系字在閩南語中讀爲舌根塞音屬於規則對應，其他同源詞例包括：枝 *ki1*、指 *ki3*、痣 *ki5*、驢 *kiŋ1*（以上章母）和齒 *khi3*（昌母）。由此可知，禪母（時類）閩南語今讀 *k-* 來自早先帶音的 **g-*，相當於章、昌兩母的帶音讀法。從整體南方方言的角度來看，禽鳥的胃在閩、贛、客、粵、粵北土話及平話中有都讀爲 *k-* 或可追溯到前身爲 *k-* 的音讀，聲母屬於中古章系上古來自舌根音的痕跡。（嚴修鴻 2000：53-54）

「腎」的第二種語義是男性的睪丸，讀音爲 *sian4/6*。Douglas (1990[1873]: 432)：

siān-chí, the testes. *toā-soè-siān*, one of them inflamed and swollen; orchitis.

siān-eng, an abscess in the scrotum.

就聲母而言，章系禪母讀 *s-* 也是規則對應，其他禪母同源詞如：匙 *si2*、受 *siu4/6*、純 *sun2*、承 *sin2*、石 *siaʔ8*、熟 *sik8*，韻母和聲調也符合對應。

就是牛的第三個胃，稱為間隔重瓣胃（omasum），這個胃呈現葉片狀。牛的胃與禽鳥的胃在語義上似乎頗為接近。不過從讀音上來看，「肱」的兩個切語都是平聲讀法，何以在閩南語中讀為陽上或陽去並不容易解釋，我們僅視為一種書寫方式而非正確語源。

¹⁴ 從《廈英大辭典》整體的音韻系統來看，*-ien/-iet* 屬語音性的寫法，它們與 *-ian/-iat* 是變體的關係。準此，我們行文中都使用音位性的寫法：*-ian/-iat*。以下均同，不另說明。

「腎」另有文讀音 sin4/6，單音節詞用來指身體器官腎臟，「敗腎」pai6 sin6 則是指傳統中醫指的腎虧，是因腎臟精氣不足引起的病症。由此可見，「腎」在閩南語中有三種讀音：kian4/6、sian4/6、sin4/6，前兩者韻母均屬白話音，但聲母或 k- 或 s- 表現不同。最後一個是較晚的文讀音，聲母讀 s-。

第二、焮，香斂切。閩南語中有一個常用的烹飪用詞 khian5 phan1，意思是指烹飪時把蔥、蒜等香料放入油鍋中，以油加熱來引出食材的香味。其中 khian5 的本字是香斂切的「焮」。¹⁵《左傳·昭公十八年》：「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杜預註：焮，炙也。可見「焮」就是炙燒，以火加熱的意思。¹⁶

「焮」是曉母殷韻去聲字，曉母在閩南語讀為舌根送氣不帶音塞音 kh- 屬於規則對應，同源詞例如：呼 khɔ1、許 khɔ3、薺 khau1、吸 khip7。

第三、輶，良刀切。閩南語中表示人體或物體滾動的動詞稱為 lian5，例如：hit7 liap8 kiu2 lian5 lo8 khi5 a0「許粒球 lian5 落去矣」（那顆球滾下去了）。我們認為 lian5 的本字就是「輶」。《廣韻》：「輶，輶輶，車踐」，良刀切，去聲；字又做「隣」，《說文》：「隣，輶也」，反切為良忍切，上聲。又有「隣」，《說文》（許慎 1974）：「輶田也」，反切為良刀切，車輪履踐田地為「隣」。表示「車所踐履」這個意思，漢語典籍上或讀上聲良忍切（「隣」），或讀去聲良刀切（「輶」、「輶」）。從閩南語看來，良忍切與良刀切兩個切語都保留下來，但有不同的分工：上聲讀法反映為 lian3，意思是車輪，用作名詞；去聲讀法反映為 lian5，意思是滾動。這兩個用法都由原先的「車所履踐」引申而來：用來履踐的工具讀為上聲，履踐時以滾動方式為之則讀為去聲。¹⁷ 表示

¹⁵ 《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寫作「艾芳」，另有異用字為「焮芳」。依本文的看法，「焮芳」當為正確語源。

¹⁶ 參看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卷四十八（2001：19）。

¹⁷ 整體而言，我們認為上聲良忍切的「隣」和去聲良刀切的「輶」、「隣」之間存在形態上的派生關係。楊秀芳（1991：103）認為 lian3（車輪）的本字為「从車辰聲」的「輶」（尼辰切，俗字為碾），並提到：其物則車輪，其事則碾壓。關於車輪（名詞）與踐履（動詞）之間存在語義關係的這一個判斷，我們相當同意；但具體本字認定則有不同。「輶」在《廣韻》收知演、女箭兩讀，前者讀同「辰」，後者讀同「念」。語音上女箭切與閩南語 lian5 相合，不過語義是指「水碾」，也就是以水力驅動的碾子，不作動詞用。漢語音韻史有所謂「真元合韻」，女箭切的「輶」也可以有 lin5 一讀，這是否反映了真元同讀的情況呢？一般而言，「真元合韻」在漢

滾動的動詞 *lian5* 有一個異讀是 *lin5*，從層次分析的觀點來看正是良刃切「轎、隣」的文讀音，這個讀音正是 *lian5* 來自臻攝而非山攝的旁證。

第四、身，失人切。「身」有 *sian1* 一讀，用作量詞，包括：1. 人的單位，通常只跟 *tsit8* 相接，*tsit8 sian1 laŋ2*「蜀身儂」字面上是「一個人」，用來強調孤家寡人，一無依傍。2. 神像、泥偶、木偶乃至於現在流行的公仔的量詞都用 *sian1*，例如：*tsit8 sian1 tho3 li6 koŋ1*「蜀身土地公」（一尊土地公像）、*ŋ6 sian1 po5 te6 hi5 aŋ1 a3*「兩身布袋戲尪团」（兩個布袋戲戲偶）。3. 蠶的計算單位，例如：*sã1 sian1 liü2 a3*「三身娘团」¹⁸（三隻蠶）。從以上用例及語義來看，與「仙」字比較起來，「身」字其實更為切合。

第五、零，郎丁切。閩南語中稱植物的花、葉枯萎為 *lian1*，我們認為 *lian1* 的本字就是「零」。從語義上來看，漢語文獻中以植物花草凋落枯萎為「零」，是相當普遍常見的用法。例如《禮記·王制》（孫希旦 2014）：「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又《楚辭·遠遊》（洪興祖 2016）：「悼芳草之先零」。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零」字在語音上的表現。「零」郎丁切，中古為梗攝四等字，讀為 *lian1* 並不符合梗攝在閩南語中的音韻變化。¹⁹「零」字由「令」得聲，上古來自真部。對於「令」字的韻尾，李方桂（1980：66）曾提到：

這部（案：指真部）還有「令」字，《詩經》用韻表示應當有韻尾 **-n*，可是《切韻》入「清」（去聲勁韻）*ljäng*。……比較合理的解釋是有些方言如《詩經》**-ng* 受 **-i* 元音的影響變 **-n* 再變 **-n*，而《切韻》的方言是保存 *-ng* 的。這部字到了漢代也與文部字混而不分了，這也表示上古

語音韻史中是真部向元部靠攏，例如真部「眠」：**in > iən > ien*，也就是真部 *[i]* 元音分裂為複合元音 *[iə]*，中古成為山攝四等 *[ie]*。閩南語「面眠憐」同讀 *in* 韻母則似乎是元部「面」（**-jian*）向真部「眠憐」（**-in*）靠攏。考量到方向不同，我們不認為閩南語「面眠憐」讀 *in* 直接來自漢語音韻史上的「真元合韻」。

¹⁸ 閩南語多以 *liü2 a3* 稱「蠶」，本字不明，暫時寫同音字「娘团」。

¹⁹ 閩南語中梗攝的層次分析，可參看吳瑞文（2010）。另外，「零」於《廣韻》中有落賢切這個切語，屬於山攝開口四等。釋義為：《漢書》云：先零，西羌也，本力丁切。「先零」一詞是早期部族的專名，其義與凋零無關，茲不納入討論。

*i 有變為 *iě 的現象。

由此可知，「零」在上古屬於眞部，這是從《詩經》韻例歸納而來，而《詩經》代表某種 *-ŋ 變為 *-n 的方言。閩南語「零」字讀 *lian1*，語音形式本身也說明它來自早期的 *-n 韻尾。²⁰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閩南語中讀為 -ian 韻母的同源詞例包括上古眞部（腎、隣、躡、身、盡）和文部（愀），這說明 -ian 這個韻母的絕對時代不會早於漢代。次濁聲母平聲字在閩南語中讀為陰平而不歸陽平的同源詞例甚多，例如：毛 *bɔ̃1*、微 *bui1*、拈 *li1*、籠 *laŋ1*，「零」讀為 *lian1*，陰平也不是特殊的情況。²¹

第六、烟，《廣韻》有臻攝眞韻於真切和山攝先韻烏前切兩個切語，閩南語讀為 *ian1* 於臻攝眞韻為白話音，於山攝先韻為文讀音。就表示由烟氣形成的汙垢「*ian1 thun2*」一詞來看，我們認為 *ian1* 的本字當來自臻攝於真切。潮汕系方言讀為 *in1*、*ɛŋ1*，則無疑是於真切的文讀音，可作為旁證。杜佳倫（2014：299）提到，與「烟」同為於真切的「烟」在閩南語中也有 *ian1* 的讀音，Douglas（1990[1873]：169）載：

ien [R. in, marriage] **ien-chhin**, connections by marriage. **hun-ien**, marriage.

「烟」有 *ian1*、*in1* 兩讀，前者為白話音，後者為文讀音。「烟親」讀為 *ian1 tshin1*，「婚姻」讀為 *hun1 ian1*，語義完全相合。值得注意的是，「烟」只有於真切一讀，可見 *ian* 確屬臻攝開口三等白話音。²²

²⁰ 「零」在閩南語有 *lan2*（零星）和 *lian1*（枯萎）兩讀，前者來自共同閩南語的 *lan2，後者來自共同閩南語的 *lian1。由此看來，「零」在共同閩南語的白話層讀音中始終歸於眞部（*-n）而不從耕部（*-ŋ）。文讀音 *liŋ2* 才反映梗攝四等郎丁切這個切語。

²¹ 《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寫作「薦」。《廣韻》載：「薦，於乾切，物不鮮也」。「物不鮮」與花草乾枯萎謝在語義上相關，然而影母字何以讀 l- 並不容易解釋。

²² 華語「煙」（烟）*ian1* 與「烟」*in1* 讀音不同，前者來自山攝四等先韻烏前切，後者來自臻攝三等眞韻於真切，是由於古音來歷有別。

第七、最後談一個臺灣閩南語口語中常見副詞 *sian1* 的語源問題。在臺灣閩南語口語中，*sian1* 做為副詞位居動詞之前，表示「一再地、反復地」。²³ 例如：*a1 biŋ2 sian1 kəŋ3 ləŋ3 kəŋ3 be6 thiã1*「阿明 *sian1* 講攏講袂聽」（阿明怎麼說都聽不進去）；*gua3 sian1 ka5 ia6 ka5 be6 hiau3*「我 *sian1* 教也教袂曉」（我怎麼教都無法教會他）。我們認為 *sian1* 的漢語本字乃是「申」。「申」在漢語文獻中有副詞的用法，意思也是「重復地、一再地」。例如《尚書·堯典》：「申命羲叔宅南交」，孔安國傳：「申，重也」，陸德明音義：「重，直用反」。²⁴ 「申」釋為「直用反」的「重」，取義為「更為也」，也就是做了一次又做一次。「申命羲叔」是一再地反復叮囑羲叔。《朱子語類·易九》（黎靖德編 1986）探討巽卦之義時，有一段對話值得參考：

巽卦是於「重巽」上取義。「重巽」所以為「申命」。

問「重巽」「重」字之義。曰：「只是重卦。八卦之象皆是如此。」問：「『申』字是兩番降命令否？」曰：「非也。只是丁寧反復說，便是『申命』」。

朱熹釋「申命」之「申」為丁寧反復，用法與閩南語 *sian1* 完全相同。在語音上，書母讀 *s-*、韻母讀 *-ian*，聲調為陰平，也完全符合「失人切」這個切語。

6. 小結

根據以上的分析，不難發現臻攝開口三等真質陽聲韻在共同閩南語存在五套音韻規則對應：**-an*、**-un*、**-ən*、**-in*、**-ian*。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韻母與聲母存在若干搭配關係，值得重視。羅列於下：

²³ 《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也收錄了這個詞，寫作「仙」，釋義為：無論怎樣都不……。例：仙講都毋聽。*Sian kóng to m̄ thiann.*（怎麼說都不肯聽）。從用法來看，*sian1* 確實往往與否定成分共現，處於強調的語境，但不等同於 *sian1* 本身具有否定意涵，因此釋義有待商榷。

²⁴ 參見孔穎達《尚書注疏》卷二（1981：6）。

表 6

	*-an	*-un	*-ən	*-ian	*in
雙唇音	+	—	—	—	+
舌尖塞擦音	+	+	—	+	+
舌尖塞音	+	+	—	+	+
舌根音	—	—	+	+	+

根據上表我們發現：

第一、*-an 與 *-un 兩類韻母的共同點是都沒有舌根音聲母的同源詞，但這兩韻在舌尖塞擦音跟舌尖塞音存在對立，比方知系的陳與塵中古為同音字，但陳讀為 tan2 而塵讀為 thun2；又章系的呻、伸、申三字在中古也是同音字，但呻讀為 tshan1、伸讀為 tshun1、申讀為 sian1。這說明 *-an、*-un、*-ian 三個韻母屬於不同層次。*-an、*-un、*-ian 三者都以 *-in 為文讀。再者，*-in 也有若干口語詞，這顯示 *-in 是個兼有文白性質的音韻層次。

第二、從聲母分布來看，共同閩南語的 *-an、*-un 沒有舌根音聲母的同源詞，而 *-ən 只有舌根音聲母的同源詞。也就是說，或 *-an 或 *-un 都可以與 *-ən 恰好形成一個互補的韻母。現在問題是，應該選擇哪一個呢？我們選擇 *-un 與 *-ən 構成一個完整的韻母。理由是：（1）泉州舌根音「巾銀斤近芹」與非舌根音「塵陣伸震忍韌」韻母都讀 -un，這其實暗示「巾」和「塵」這兩批同源詞早先是相同的。（2）除了既有的聲母分布，我們還可以觀察臻攝開口一等字的表現。在上表 3 中我們列入了臻攝開口一等字的「根」字，共同閩南語可以構擬為 *kən1。在閩南方言中，臻攝開口一等恰好有個常用字「吞」，這個詞在泉州、漳州與汕頭都讀為 thun1，其早期形式也是 *thun1。換言之，臻攝開口一等也是呈現出吞 *thun1 與 *kən1 互補的格局。²⁵ 根據以上兩點，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臻攝開口三等的 *-un 與 *-ən 原先來自同一韻母，之後因

²⁵ Norman (1981: 57-58) 共同閩語有 *-un/*-ut 這對韻母，同源詞包括「吞咽／骨滑」。臻攝一等開口舌尖塞音「吞」讀合口，可印證李方桂 (1980: 50) 舌尖音之間 *-ə 變為複合元音 *-uə 的假設。「咽、骨、滑」則都來自早期圓唇舌根音，中古入臻攝合口一等。

聲母而進行有條件的分化。²⁶ 由於這個變化涵蓋了臻攝一等與三等，從閩南語內部來看，我們將未分化前的韻母構擬為 $*-\text{ən}$ ， $*-\text{ən}$ 在共同閩南方言中條件分化的條例如下：

$$\begin{aligned} \text{R1} \quad & *-\text{ən} > *-\text{ən} / [\text{K}] _ \\ & *-\text{ən} > *-\text{un} / [\text{T}, \text{TS}] _ \end{aligned}$$

以上 R1 規則說明，早先的 $*-\text{ən}$ 在舌根音聲母後保持，在舌尖塞音和舌尖塞擦音之後則變為 $*-\text{un}$ 。²⁷

歸納以上的觀察，臻攝開口三等字在共同閩南語中有四個明顯的音韻層次，其中有三個白話層： $*-\text{an}$ 、 $*-\text{ən}$ ($-\text{ən} / -\text{un}$)、 $*-\text{ian}$ ，一個兼有文白性質的 $*-\text{in}$ 。最近 Kwok (2018) 擬測了原始閩南語整個音韻系統，在他的系統中也有 $*-\text{ian}$ 這個韻母，同源詞例為「電鏈免癲」，不難一個臻攝開口字。從同源詞看來，Kwok 的 $*-\text{ian}$ 乃是山攝開口三四等文讀層的讀音；至於本文所擬的 $*-\text{ian}$ 是臻攝開口三等的白話音，性質並不相同。

(二) 閩南語臻攝開口三等入聲韻字

臻攝開口三等入聲韻字在現代閩南語各次方言中從在三類明顯的音韻規則對應，分別是：第一類 $-\text{at} / -\text{ak}$ ，第二類 $-\text{it} / -\text{ik}$ 和第三類 $-\text{iat} / -\text{iak}$ 。另外則有些零星對應顯示為 $-\text{ut}$ 。

1. 規則對應一： $-\text{at} / -\text{ak}$

臻攝開口三等入聲韻字在閩南語各次方言的第一類規則對應是 $-\text{at} / -\text{ak}$ ，

²⁶ 附帶一提，臻攝開口一等魂韻在歷史上似乎沒有幫系與精系的同源詞，同源詞全部來自端系與見影系。

²⁷ 在共同閩南語的階段，臻攝三等開口真韻同源詞有 $*-\text{un}$ （非舌根音聲母）和 $*-\text{ən}$ （舌根音聲母）兩類，並呈現為條件分布。後文將從共同閩語的觀點指出，它們其實來自 $*-\text{ien}$ 。共同閩語中 $*-\text{ien}$ 這個擬測還可以避免與共同閩南語中的 $*-\text{un}$ 發生衝突。另外，共同閩南語的 $*-\text{un}$ 同源詞似乎還包括山攝合口三等「船拳」和臻攝合口三等「春順」等，這些韻母在共同閩語中是否是 $*-\text{un}$ 、 $*-\text{ien}$ 或是其他形式？這個問題已超出了本文的範圍，應該另外討論。

請看底下同源詞表：

表 7

	泉州	永春	漳州	東山	汕頭	揭陽
密	bat8	bat8	bat8	bat8	bak8	bak8
栗	lat8	lat8	lat8	lat8	(liak8)	(liak8)
漆	tshat7	tshat7	tshat7	tshat7	tshak7	tshak7
膝					[tshak7]	(tshek7)
蝨	sat7	sat7	sat7	sat7	sak7	sak7
實	tsat8	tsat8	tsat8	tsat8	tsak8	tsak8

這一個音韻層次的特點是主要元音是個低元音，並且不帶任何介音成分。以上同源詞例在共同閩南語中可以構擬為 *-at，其中閩南語潮汕系的次方言曾經經歷過 *-t > -k 的韻尾部位轉移。

2. 規則對應二：-it/-ik

臻攝開口三等入聲韻字在閩南語各次方言的第二類規則對應是 -it/-ik，請看底下同源詞表：

表 8

	泉州	永春	漳州	東山	汕頭	揭陽
筆	pit7	pit7	pit7	pit7	pik7	pek7
必裂	pit7	pit7	pit7	pit7	pik7	pek7
蜜	bit8	bit8	bit8	bit8	bik8	bek8
七	tshit7	tshit7	tshit7	tshit7	tshik7	tshek7
侄	tit8	tit8	tit8	tit8	(tiet8)	(tiak8)
日	lit8	lit8	dzit8	dzit8	zik8	zek8
一	it7	it7	it7	it7	ik7	ek7
乞	khit7	khit7	khit7	khit7	khik7	khek7

根據以上同源詞例的讀音表現，除了「侄」在潮汕系方言讀的是另一個音韻層次

的讀音之外，其他 *-it* : *-ik* 這些對應無疑地可以為它們構擬為 **-it*，現在需要進一步考慮的是 **-it* 這個韻母的性質，是文讀音或是白話音？

關於 **-it* 的文白問題，可以從不同角度來思考。若是從陽聲韻與入聲韻平行的角度來看，由於臻攝開口三等陽聲韻白讀音的規則對應是 *-an*、*-un* 與 *-ən*，相應的文讀音是 *-in*。所以讀為 **-it* 的這批字似乎應當被分析為文讀層，同時，臻攝開口三等入聲韻字在閩南語中還存在以下的文白異讀：

	密	實	栗
白話音	bat8	tsat8	lat8
文讀音	bit8	sit8	lit8

不過我們認為問題並不這麼簡單。理由是：首先，從層次對應的角度來看，臻開三真質韻陽聲韻有兩套屬於白話層的規則對應，我們可據以推測入聲也應當有相應的兩層白話音讀。其次，從詞彙性質來看，這批同源詞都是重要的日常口語用詞，例如屬於自然現象的「日」（太陽）、基本數字的「一」、「七」、生活用品「筆」與食品「蜜」。至於「必」，這裡取的語義是裂開、破裂之意。例如：te2 au1 a3 pit7 khui0「茶甌罔必開」（小茶杯裂開）。根據李如龍（2001a：33）的考證，必，《說文》曰：分極也，其意與閩南語表示裂開的謂語相近，乃是 pit7 的語源。從語義上來看，這是相當早的用法，不會是由文讀傳進來的。

考慮到文白音讀的對應，以及詞彙的口語性質來看，我們傾向認為共同閩南方言的 **-it* 其實身兼文讀音與白話音兩種性質。更具體地說，**-it* 其實是文白同形，既是文讀層，也是白話層。

附帶一提，臻攝開口三等還有讀為 *-ut* 韻母的零星對應，比較明確的例證有兩個：but7 和 lut8。閩南語的 but7 以重疊方式出現：tīl but7 but7，我們認為這個詞的本字就是「甜蜜蜜」。換言之，「蜜」除了 bit8 之外還有 but7 一讀。另外，閩南語有 lut8 這個詞，根據 Douglas（1990[1873]：326）：

lut to stroke in one direction with the closed hand, as a man's arm or queue; to bare the arm; to squeeze out with the hand, as blood; to milk. **lut-leng**, to milk. **lut-lin**, to milk. **lut-niⁿ**, to milk. **lut-chhiú**, to pull up one's sleeve. **lut chhiú-kut**, to pull up one's sleeve. **lut chhiú-ńg**, to pull up one's sleeve. **lut-chhiú lut-kioh**, to bare one's arms and legs, as for fighting, or for hard or dirty work. **chhiú tiòh-lut--khí-lâi**, bare your arm! **lut--khí-lâi**, to bare, as the arm. **chhiú-ńg lut--lòh-khì**, let down the sleeve again.

閩南語的 **lut8** 是指雙手合攏並朝同一個方向劃動，用於擠奶；另外也可以用來指整理衣袖。Fielde (1883 : 370) 汕頭話也記錄了類似的用法，也用於擠奶、理鬚、整理頭髮等，讀音為 **lut8**。揭陽話 **lut8**，**lut8 tshiu1** 整理鬚鬚。²⁸ 這個詞的本字是「揀」，《廣韻》：「揀，力質切，以手理物」。從語義來看，「以手理物」的「揀」在閩南語中用來指整理衣袖、整理鬚鬚或以固定手勢來擠奶，都是相當合理的語義引申。整體而言，閩南語中臻攝開口三等讀為 **-ut** 韻母的同源詞只保留在少數的口語中，不容易構成一個獨立的音韻層次。我們將之視為白話層 ***-it** 的一種零星變體，大致的變化方式是：蜜、揀 ***-it > -ut** / 雙唇輔音、流音 **_**；這跟「檳榔」的「檳」讀為 **pun1** 是平行的：檳 ***-in > un** / 雙唇輔音 **_**。

3. 規則對應三：***-iat**

臻攝開口三等入聲字在閩南語各次方言中的第三套對應是 **-iat** / **-iak**，先觀察以下同源詞表：

²⁸ Fielde 寫作「捋」，但應留意「捋」（郎括切，山攝合口一等來母入聲）在閩南語中一般不讀 **-ut** 這類高元音的韻母。承審查人垂教，以「攄」字也可能是音義皆通的候選本字。今考《廣韻》：「攄，呂卹切。持取，今攄禾是」。《說文解字》：「攄，五指持也」。從語義來看，「攄」是持取義，與以手理物的「揀」存在若干差異。在此我們仍以力質切的「揀」為閩南語 **lut8** 的本字。

表 9

	泉州	永春	漳州	東山	汕頭	揭陽
吉	kiat7	kiat7	kiat7	(kit7)	(kit7)	(kek7)
疾	tsiat8	tsiat8	tsiat8	tsiat8	(tsit8)	(tsek8)
秩	tia8	tia8	tia8	tia8		tiak8
侄	(tit8)	(tit8)	(tit8)	(tit8)	tiet8	tiak8

從音韻層次的系統性來看，這個音韻層次是與臻攝開口三等陽聲韻 -ian 相應的入聲韻母。臻攝開口三等入聲 -iat 這個韻母有幾個地方需要說明：

第一、疾，秦悉切，病也、急也。閩南語表示迅速、敏捷的語詞為 tsiat8，一般認為其本字是疾葉切的「捷」。然而從韻尾而言，「捷」為咸攝開口三等，韻尾當收 -p 尾，今讀 -t 尾屬於例外，可見以「捷」為 tsiat8 之本字有待商榷。臻攝開口三等入聲秦悉切的「疾」在漢語文獻中用作敏捷、快速義相當常見，例如《禮記·樂記》（孫希旦 2014）：「奮疾而不拔」，鄭玄注：「奮疾謂舞者」，孔穎達疏：「拔，疾也。謂舞者奮迅疾速，而不至大疾也」。這是說舞者的動作迅速俐落，但不至於過於快速。葛洪《西京雜記》（2006）：「枚皋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這段文字中「敏疾」與「淹遲」對舉，可見「敏疾」是同義複合詞，表示迅速敏捷。由此可知，從音韻和語義來看，閩南語 tsiat8 的本字應當是臻攝開口三等的「疾」而非咸攝開口三等的「捷」。²⁹

第二、從同源詞分布的情況來看，這個音韻層次相當參差，在泉州和漳州系方言中保留在「吉、疾、秩」這三個詞中，潮汕系的汕頭與揭陽方言都只保留在「秩、侄」這兩個詞。「吉」在 Douglas (1990[1873] : 218、224) 中分別收錄了 kiat7、kit7 兩音，從音韻層次的觀點來看，kiat7 是白話音，kit7 是文讀音。汕頭 kit7、揭陽 kek7 都屬於文讀層，原有的白話音已經被取代了。

第三、「栗」在潮汕系方言中讀為 liak8，與泉漳系閩南語讀 lat8 顯然屬於

²⁹ 整體而言，閩南語表示迅速快捷的語詞乃是「疾」，則「捷運」一詞讀為 tsiat8 un6，乃屬意譯。明乎此，便不須以「捷」tsiap8 的讀音加於「疾運」tsiat8 un6 一詞。

不同音韻層次。從比較的觀點來看，潮汕方言的「栗」liak8 更早之前是 *liat8。

4. 小結

根據以上舉出的臻攝開口三等入聲韻的同源詞例，我們認為共同閩南語中共有三種白讀形式，它們分別是：*-at、*-it 和 *-iat。這幾個入聲韻與中古聲母的搭配關係如下：

表 10

	*-at	*-iat	*-it
雙唇	+	—	+
舌尖塞擦	+	+	+
舌尖塞	—	+	+
舌根	—	+	+

臻攝開口三等入聲韻在共同閩南語中有三個明顯的音韻層次，分別是 *-at、*-iat 和 *-it。

(三) 共同閩南語的臻攝開口韻字

根據以上兩節的分析，共同閩南語臻攝開口三等陽聲韻與入聲韻的層次對應情況如下：

表 11

	臻攝開口三等陽聲韻	臻攝開口三等入聲韻
白話 I	*-an	*-at
白話 II	*-ən/*-un	—
白話 III	*-ian	*-iat
白話／文讀	*-in	*-it

根據上表可知，臻攝開口三等陽聲韻有四個明顯的音韻層次，然而入聲韻則只有三個音韻層次。這顯示陽聲韻與入聲韻之間的不平行演變。另外，臻攝開口

三等入聲有蜜 but8、揀 lut8 這類讀音，它的來源我們推測是 *-it 這類文讀音韻母受雙唇音聲母與流音影響而讀為合口的 -ut。閩南語 *-it 本身也是個兼有白話與文讀雙重身分的韻母。

歸納起來，在共同閩南語中，臻攝開口三等字可以分析出四個明顯的音韻層次，三個屬於白話層，一個屬於文讀層。

三、臻攝開口三等字在閩東語中的表現及其構擬

本節探討臻攝開口三等韻在現代閩東語各次方言中的表現。底下閩東方言的材料：柘榮根據《柘榮縣志》（柘榮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5）、壽寧根據《壽寧縣志》（壽寧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2）、寧德根據沙平（1999）、閩清根據《閩清縣志》（閩清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3）、永泰根據《永泰縣志》（永泰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2）、福清根據馮愛珍（1993）。必要時則隨文增加方言點進行說明。

（一）閩東方言臻攝開口三等陽聲韻字

1. 規則對應一：-iŋ

臻攝開口三等陽聲韻字在現代閩東語各次方言最為普遍的規則對應為 -iŋ，其中若干方言因聲調而有不同的變體。請看以下同源詞例：

表 12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永泰	福清
貧	piŋ2	piŋ2	peŋ2	piŋ2	piŋ2	piŋ2
閩	miŋ2	miŋ2	(maŋ2)	miŋ2	miŋ2	miŋ2
鱗	liŋ2	liŋ2	leŋ2	liŋ2	liŋ2	liŋ2
秦	tsiŋ2	tsiŋ2	tseŋ2	tsiŋ2		tsiŋ2
進	tsiŋ5	tsiŋ5	tseŋ5	tseiŋ5	tseiŋ5	tseŋ5
親	tshiŋ1	tshiŋ1	tshiŋ1	tshiŋ1	tshiŋ1	tshiŋ1
信	siŋ5	siŋ5	seŋ5	seiŋ5	seiŋ5	seŋ5
陳	tiŋ2	tiŋ2	teŋ2	tiŋ2	tiŋ2	tiŋ2

塵	tiŋ2	tiŋ2	teŋ2	tiŋ2	tiŋ2	tiŋ2
陣	tiŋ6	tiŋ6	teŋ6	teiŋ6	teiŋ6	teŋ6
趁賺取	thiŋ2	thiŋ5	theŋ5	theiŋ5	theiŋ5	theŋ5
伸	siŋ1	siŋ1	siŋ1	siŋ1	siŋ1	siŋ1
辰	siŋ2	siŋ2	seŋ2	siŋ2	siŋ2	siŋ2
腎	siŋ6	siŋ6	(sem6)	seiŋ6	seiŋ6	seŋ6
仁	niŋ2	niŋ2/iŋ2	eŋ2	iŋ2	niŋ2/iŋ2	niŋ2
緊	kiŋ3	kiŋ3	kiŋ3	kiŋ3	kiŋ3	kiŋ3
認	niŋ6	niŋ6	neŋ6	neiŋ6	neiŋ6	neŋ6
印	iŋ5	iŋ5	eŋ5	eiŋ5	eiŋ5	eŋ5

以上六個閩東語次方言的對應關係說明如下：

第一、從韻母表現來看，柘榮、壽寧都是 -iŋ，現象最爲單純。

第二、寧德則有兩種韻母形式：-iŋ 與 -eŋ，前者出現在陰平、上聲，後者出現於陽平、陰去與陽去，形成互補分布。我們推測 -eŋ 爲早期形式，寧德發生了以下的音韻變化：

$$\begin{aligned} \text{R2} \quad & -eŋ > -iŋ / _ [1,3] \\ & -eŋ > -eŋ / _ [2,5,6] \end{aligned}$$

這個推論的理由在於：寧德方言中有獨立的 -iŋ 韻母，這個韻母廣泛分布於陰平、陽平（年 niŋ2）、上聲、陰去（箭 tsiŋ5）、陽去（賤 tsiŋ6）等調類，如果主張寧德「鱗 leŋ2、進 tseŋ5、陣 tseŋ6」等是以 -iŋ 爲未依聲調分化之前的形式，我們將無法解釋何以「年箭賤」這些收 -iŋ 韻母的字不變入 -eŋ。³⁰ 反之，若照 R2 的規則，則「親 tshiŋ1、緊 kiŋ3」這些字是由原先的 -eŋ 率先變入 -iŋ，

³⁰ 請留意 R2 所描述的，是以內部構擬法（internal reconstruction）來探討 -eŋ/-iŋ 之間的關係，不涉及早期讀音或音變是否同步這類問題。我們所引用的寧德方言（沙平 1999）的語料中「年箭賤」屬 iŋ 韻母，「陳進陣」屬 eŋ 韻母，但「先新」混為 iŋ。從韻攝來看，寧德 iŋ 兼有山、臻攝，但 eŋ 則只有臻攝，可見 iŋ 是合流的歸向。至於寧德 -iŋ、-eŋ 韻母更早階段的讀音，可以參看秋谷裕幸（2018）的原始寧德方言擬測。

也就是以聲調為條件的韻母合併，因此造成 -eŋ 韻母共時平面上的調類缺字現象。換句話說，早期寧德方言存在 *-eŋ 和 *-iŋ 這兩個對立的韻母，現在 -eŋ 韻母的陰平與上聲兩調的字已經併入了 -iŋ，其他陽平、陰去、陽去三調字仍維持對立的樣態。³¹「腎」在寧德讀為 sem6，韻尾與其他方言差異甚大，目前難以解釋，暫時視為例外。

第三、至於閩清、永泰和福清，也分別有兩種韻母形式：-iŋ 與 -eiŋ / -eŋ，前者出現於陰平、陽平、上聲，後者出現於陰去與陽去。從共時表現來看，-iŋ 與 -eiŋ / -eŋ 為緊韻與鬆韻的關係，-eŋ 會在居於非音節末的位置並發生連讀變調的情況下變讀為 -iŋ。根據這個表現，我們認為福清方言的 -iŋ 與 -eŋ 兩類韻母，可以統一地用 -iŋ 來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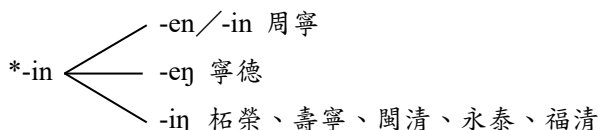
上面看到，寧德以聲調為條件的韻部合併，以 -eŋ 為未變化前的形式；閩清、永泰、福清等以聲調為條件產生變韻的閩東語次方言，則以 -iŋ 為未變化前的形式。於是現在進一步的問題是，要將以上同源詞例構擬為哪一個形式？現在加入周寧方言的材料來進一步觀察：

貧 pen2、陳塵 ten2、陣 ten6、趁 then5、認 nen6、鱗 len2、進 tsen5、
辰 sen2、信 θen5、腎 θen6、仁 jen2、印 en5
珍 tin1、新 θin1、身 sin1、緊 kin3

周寧的材料顯示兩個線索：(1) 這批同源詞的主要元音是有前高元音 [i] 和前央元音 [e] 兩類，並根據聲調而產生分化：[e] 分布於 2、5、6 調，[i] 分布於 1、3 調；(2) 這批同源詞早期的韻尾是舌尖鼻音。綜合地考察以上 7 種閩東

³¹ 根據林寒生(2002)，寧德方言中的「面」(指臉)簡讀時為 meŋ35，連讀前字時為 miŋ55，如：面布 miŋ55 mu35。這又應該如何解釋呢？事實上林寒生(2002:19)已經提到，寧德方言中有個別韻腹元音較低的鼻尾韻，在音節連讀時便變成舌位較高的元音。由此可知，「面」的 meŋ35 / miŋ55 兩讀與聲調的變化息息相關，我們推測是受其他閩東語變韻現象的影響。比較福清話：面 meŋ21，面布 miŋ53 muo21。以上 R2 規則乃是想確立寧德 -eŋ、-iŋ 兩類聲母的對立。至於寧德的調類缺字與變韻之間存在怎樣的關係，可參看陳麗冰、吳瑞文(2014)。惟這個議題並非本文關注焦點，茲不贅述。

語次方言的表現，我們認為這批同源詞在原始閩東語中應當構擬為 *-in。*-in 在以上這七種閩東語次方言的演變如下：



周寧完整保留早期韻尾的特徵，但主要元音在某些聲調的環境下降低為 [e]，某些聲調則維持 [i]。寧德則發生了韻尾部位的轉移 (*-n > *-ŋ)，主要元音也降低為 [e]。至於柘榮、壽寧、閩清、永泰、福清等方言，只發生了韻尾部位的轉移 *-n > -ŋ，主要元音則大致保持原先的 [i]。從現代閩東語次方言來看，主要元音以 [i] 為多數，讀 [e] 者為少數。倘若主張早期形式為 *-en，就必須主張多數閩東語次方言偶然而一致地讀為 -iŋ/-in。與其如此，仍依多數擬測為 *-in，少數方言（如寧德和周寧）個別地變為 -eŋ/-en。

2. 規則對應二：-yŋ

臻攝開口三等陽聲韻字在閩東方言的第二類規則對應是 -yŋ，這批同源詞絕大多數只出現於舌根音聲母之後，出現在非舌根音後的只有「忍」。請看下列同源詞表：

表 13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永泰	福清
巾眞	kyŋ1	kyŋ1	kyŋ1	kyŋ1	kyŋ1	kyŋ1
銀眞	ŋyŋ2	ŋyŋ2	ŋøŋ2	ŋyŋ2	ŋyŋ2	ŋyŋ2
斤殷	kyŋ1	kyŋ1 筋	kyŋ1	kyŋ1	kyŋ1	kyŋ1
芹殷	khŋŋ2	khŋŋ2	khøŋ2	khŋŋ2	khŋŋ2	khŋŋ2
勤殷	khŋŋ2	khŋŋ2	khøŋ2	khŋŋ2	khŋŋ2	khŋŋ2
近殷	kyŋ6	kyŋ6	køŋ6	køyŋ6	køyŋ6	køŋ6
忍眞	yŋ3	lyŋ3	yŋ3	nuŋ3	yŋ3	yŋ3
根痕	kyŋ1	kyŋ1	kyŋ1	kyŋ1	kyŋ1	kyŋ1

以上現代閩東語各次方言的對應關係是：

第一、柘榮、壽寧都相當整齊地讀爲 -yŋ，但「忍」字聲母反映不同。

第二、寧德方言中有兩種語音形式，分別是 -yŋ 與 -øŋ，這兩個韻母也是互補分布的：-yŋ 出現於陰平，而 -øŋ 出現於陽平與陽去，這裡沒有陰去字，想來是偶然的空缺。根據之前所討論寧德 -iŋ 與 -eŋ 的關係，我們認為寧德方言 -yŋ 與 -øŋ 這兩個韻母的早期形式都是 -øŋ。從所比較的柘榮、壽寧等來看尤其明顯。其演變是：

R3 -øŋ > -yŋ / _ [1,3]

 -øŋ > -øŋ / _ [2,6]

第三、福清方言也有 -yŋ 與 -øŋ 兩類，它們的關係也屬於共時平面上的緊音與鬆音。我們將這兩個變體都用 -yŋ 來表示。

這一類規則對應在閩東語的早期形式應當如何構擬呢？我們不妨再觀察周寧方言的表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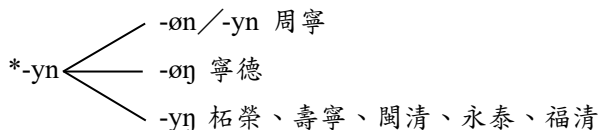
A. 巾 kyn1、斤 kyn1

B. 近 kən6、勤 khən2、芹 khən2、銀 ɲən2

C. 根跟 kən1

從聲調來看，周寧方言的 A、B 兩類也是互補分布，推想早期是同一個韻母。至於 C 這一類從主要元音的音值來看，與 A、B 都不同，我們認為它們與讀爲前元音的 -yn / -øn 分屬不同層次。

歸結以上的討論，我們認為這批同源詞在共同閩東語中可以構擬爲 *-yn。*-yn 韻母在以上四個方言的演變如下：



周寧在韻尾完整保持早期形式 $-\text{n}$ ，主要元音則降低為 $[\text{ø}]$ 。寧德發生了韻尾部位的轉移 ($*-\text{n} > -\text{ŋ}$)，柘榮、壽寧、閩清、永泰、福清等方言則是發生了韻尾部位的轉移，主要元音保持原來的 $[\text{y}]$ 。從 $*-\text{yn}$ 來看，周寧、寧德的變化都是主要元音降低： $*\text{y} > \text{ø}$ ，這跟前文 $*-\text{iŋ}$ 的變化其實是平行的： $*\text{i} > \text{e}$ 。

3. 規則對應三： $-\text{eŋ}/-\text{eiŋ}/-\text{eiŋ}$

臻攝開口三等陽聲韻字的第三類規則對應是 $-\text{eiŋ}$ 或其變體，這類對應的同源詞數量較少，大概只有幾個同源詞：呻、襯與榛。另一個與材料相關的問題是，目前我們所掌握的語料中，未必都收錄了這三個同源詞。底下列出我們檢索閩東方言語料得到的詞例：³²

1. 呻（表呻吟）：柘榮 $\text{tshen}1$ 、閩清 $\text{tsheŋ}1$ 、永泰 $\text{tsheŋ}1$ 、連江 $\text{tsheŋ}1$ 、福鼎 $\text{tsheŋ}1$ 、福州 $\text{tsheŋ}1$ 。
2. 襯：福清 $\text{tsheŋ}5$ 、連江 $\text{tsheŋ}5$ 、永泰 $\text{tsheŋ}5$ 、福州 $\text{tsheŋ}5$ 。
3. 榛：柘榮 $\text{tsen}1$ 、寧德 $\text{tsen}1$ 、周寧 $\text{tsen}1$ 、福清 $\text{tsen}1$ 、霞浦 $\text{tsaiŋ}1/\text{saiŋ}2$ 、福安 $\text{tsen}1$ 、福州 $\text{tsen}1$ 。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類對應的主要元音相對較低，與之前的兩類規則對應有所區別。根據「呻、襯、榛」這三個同源詞的表現，我們推測臻攝開口三等陽聲韻字應該另有一個讀為低元音的層次，這個層次可構擬為 $*-\text{en}$ 。

³² 以下方言點資料出處如下：連江根據連江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2001）、福鼎根據福鼎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2003）、福州根據馮愛珍編纂（1998）、周寧根據周寧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3）、霞浦根據霞浦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9）、福安根據福安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9）。

4. 小結

根據上述的分析，我們認為臻攝開口三等陽聲韻字在閩東語各次方言中至少有三種對應關係： $*-in$ 、 $*-yn$ 與 $*-ɛn$ 。這三種對應顯示可以分為三層。這裡有一個應該留意的問題。那就是臻攝開口三等真韻見系平聲的「巾」在原始閩東語中讀為 $*kyn1$ ，同屬臻攝開口三等真韻見系上聲「緊」在共同閩東語中卻擬測為 $*kin3$ ，何以「緊」沒有變讀為 $*kyn3$ ？應當留意到，「巾、緊」雖同屬真韻，但分屬重紐 2 類和重紐 1 類。從現象上看，閩東語中今讀 $-yn$ 韻母的都來自真韻重紐 2 類（巾、銀）及殷韻字（斤、筋、芹、勤），這並非偶然。換句話說，「巾」 $*kyn1$ 這類讀音可能反映中古重紐的一種語音特徵，下文將從共同閩語的角度對這類韻母進行說明。

(二) 閩東方言臻攝開口三等入聲韻字

1. 規則對應一： $-ik/-ek/-iʔ$

臻攝開口三等入聲韻字在現代閩東語各次方言中的第一類規則對應包括 $-ik$ 、 $-ek$ 與 $-iʔ$ 。請看以下同源詞表：

表 14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永泰	福清
筆	pik7	piʔ7	pek7	pik7	piʔ7	peʔ7
必	pik7	piʔ7	pek7	pik7	piʔ7	peʔ7
蜜	mik7	miʔ8	mik8	mik8	miʔ8	miʔ8
日	nik8	niʔ8	nik8	nik8	niʔ8	niʔ8
栗	lik7			lik8	liʔ8	liʔ8
七	tshik7	tshiʔ7	tshek7	tshik7	tshiʔ7	tsheʔ7
漆	tshik7	tshiʔ7	tshek7	tshik7	tshiʔ7	tsheʔ7
膝	tshik7	tshiʔ7	tshek7	tshik7	tshiʔ7	tsheʔ7
疾	tsik8	tsiʔ8	tsik8	tsik8	tsiʔ8	tsiʔ8
失	sik7	siʔ7	sek7	sik7	siʔ7	seʔ7
實	sik8	siʔ8	sik8	sik8	siʔ8	siʔ8
吉	kik7	kiʔ7	kek7	kik7	kiʔ7	keʔ7
一	ik7	iʔ7	ek7	ik7	iʔ7	eʔ7

以上六個閩東語次方言的對應情況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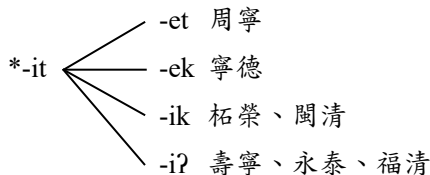
第一、柘榮、閩清都是 -ik，壽寧、永泰都是 -iʔ，這四個方言在音韻對應上非常嚴整。

第二、寧德有 -ek 與 -ik 兩種形式，調類上呈現互補分布，想來是同一個形式的變體。從陽聲韻 -iŋ / -eŋ 的表現來看，基於平行性與系統性，我們推測寧德這批同源詞早期的形式是 -ek。

第三、福清方言的 -eʔ / -iʔ 兩類也是鬆音與緊音的關係，可以一律寫為 -iʔ。現在進一步利用周寧的材料來推敲早期的形式，請看以下周寧的表現：

筆 pet7、蜜 met8、日 net8、七漆膝 tshet7、失 set7、實 set8、吉 ket7、
一 et7

周寧這批同源詞都讀為 -et，對照既有的 7 個閩東語次方言以及之前為陽聲韻擬測的 *-in，我們認為這批入聲同源詞在共同閩東方言可以構擬為 *-it。它們的演變如下：



周寧主要元音降低為 [e]，但韻尾保留原先為 -t。寧德發生韻尾轉移：*-t > *-k，主要元音也降低為 [e]。其他 5 個閩東次方言保留主要元音 [i]，但韻尾演變為 -k，甚至弱化為喉塞音 -ʔ。從多數閩東語次方言來看，主要元音擬測為 [i] 是最簡捷的。

2. 規則對應二：-ɛk / -eʔ

臻攝開口三等入聲韻在現代閩東語各次方言的第二類規則對應為 -ɛk、

-eik、-eʔ、-eiʔ 這類非高元音韻母，不過同源詞數量甚少，只有「密」與「蝨」。請看以下同源詞表：

表 15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永泰	福清
密	mək8	mɛʔ8	mək8	meik8	meiʔ8	mɛʔ8
蝨	sək7	sɛʔ7	sək7	seik7	seiʔ7	sɛʔ7

這兩個詞在周寧的讀音分別是：密 met8、蝨 set7。以上這兩個同源詞例在共同閩東語中可以擬作 *-et，是與 *-en 相搭配的韻母。

(三) 共同閩東語的臻攝開口韻字

歸納本節的討論，臻攝開口三等陽聲韻／入聲韻在共同閩東語中有以下的音韻層次：

表 16

	臻攝開口三等陽聲韻	臻攝開口三等入聲韻
白話 I	*-en	*-et
白話 II	*-yn	—
白話／文讀	*-in	*-it

這裡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文讀層的 *-in／*-it。在本文討論的閩東語各次方言中，「密」這個字普遍地存在層次異讀：（白話：文讀）

柘榮 mək8：mik8、壽寧 mɛʔ8：miʔ8、寧德 mək8：mek8

閩清 meik8：mik8、永泰 meiʔ8：miʔ8、福清 mɛʔ8：miʔ8

周寧 met8：miʔ8

這說明 -ik／-ek／-eiʔ／-iʔ 等具有文讀音的性質。同時，-ik／-ek／-eiʔ／-iʔ 中又

包含了必（裂開）、蜜、日、七、一等口語常用詞彙。因此我們認為，共同閩東語的 *-in/*-it 兼具文讀音與白話音兩種性質，也就是文白同形的韻母。

整體而言，共同閩東語臻攝開口三等的音韻層次與共同閩南語的白話層有相當一致的表現，那就是白話 I 的主要元音都比白話 II 的主要元音低。

以下說明幾個閩東語中值得留意的零星對應：³³

表 17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永泰	福清
腎砂囊	kin6	kein6	kem6	kein6	kein6	ken6
侄	tiek8	(tiʔ8)	tik8	tik8	tiʔ8	tiʔ8
秩	tiek8		tek8	tiek8	tieʔ8	tieʔ8

第一、閩東語表示禽類砂囊的「腎」，從對應推測它來自早期的 *kin6，只有寧德方言為雙唇鼻音韻尾，原因不明。不過表示腎臟的「腎」在寧德也讀為 sem6，只有聲母有別，也許寧德曾發生過零星的 -n>-m 的變化。共同閩東語 kin6 跟共同閩南語 *kian4 無疑地是同源詞，但似乎不屬於同一個音韻層次，反而像是來自兼屬文白層的 *kin6。Norman（2006：138）把「砂囊」（gizzard）在共同閩語中的形式擬測為 *gin4，與本文在層次上的觀察相符。

第二、「侄、秩」兩字在中古是同音字，音韻地位為臻攝開口三等入聲澄母，不過寧德、閩清、永泰、福清都有兩讀：「侄」屬於臻攝三等入聲規則讀法，「秩」則讀同咸山攝開口三四等。柘榮「侄、秩」同音，都讀同咸山攝三四等。從這個現象來看，我們推測讀同咸山攝開口三等的「侄、秩」與共同閩南語的 *-iat 來自相同的層次。

四、臻攝開口三等字在閩北方言中的表現及其構擬

本節說明臻攝開口三等字在閩北方言中的規則對應，並進一步擬測相關同

³³ 下表中表禽鳥砂囊的「腎」，柘榮（富溪）跟壽寧（斜灘）都根據秋谷裕幸（2010）資料補入，寧德則根據秋谷裕幸（2018）寧德咸村方言。壽寧斜灘的 -ein 與《壽寧縣志》的 -in 存在嚴整對應。

源詞的語音形式。本節使用的語料為：建甌根據《漢語方音字匯》（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2003）、建陽和崇安根據李如龍（2001b、2001c）³⁴、石陂、鎮前、迪口根據秋谷裕幸（2008）。另外，Norman（1969）已經擬測了原始西部閩語（Proto Western Min, PWM），相當於原始閩北語，只是所用的資料只有建甌和建陽兩處。本節以六個閩北語方言來探討臻攝開口三等韻同源詞的表現，當可在資料運用上擴大原始閩北語的基礎。

（一）閩北方言臻攝開口三等陽聲韻字

1. 規則對應一：-eiŋ/-ɔiŋ/-iŋ

臻攝開口三等陽聲韻字在閩北方言的第一類規則對應是 -eiŋ/-ɔiŋ，請看以下同源詞例：

表 18

	建甌	建陽	崇安	石陂	鎮前	迪口
貧	peiŋ3	βoiŋ2	βeiŋ2	beiŋ2	peiŋ9	peiŋ9
敏	meiŋ2	moŋ3	meiŋ3	meiŋ3	meiŋ3	meiŋ9
親	tsheiŋ1	thoiŋ1	theiŋ1	tsheiŋ1	tsheiŋ1	tsheiŋ1
新	seiŋ1	sɔiŋ1	seiŋ1	seiŋ1	leiŋ1	leiŋ1
信	seiŋ5	sɔiŋ5	seiŋ5	seiŋ5	leiŋ5	
秦	tseiŋ3	loiŋ2	leiŋ2	dzeiŋ2	tseiŋ1	tseiŋ1
進	tseiŋ5	tsɔiŋ5	tseiŋ5	tseiŋ5	tseiŋ5	tseiŋ5
珍	teiŋ1	toiŋ1	teiŋ1	teiŋ1	teiŋ1	teiŋ1
陳	teiŋ3	toiŋ2	teiŋ2	deiŋ2	teiŋ2	teiŋ9
塵	teiŋ5	toiŋ2	teiŋ2	teiŋ5	teiŋ2	teiŋ2
趁	theiŋ5	hɔiŋ5	heiŋ5	theiŋ5	theiŋ5	theiŋ5
陣	teiŋ6	loiŋ6	leiŋ6	deiŋ6	teiŋ6	teiŋ7
人	neiŋ5	noŋ2	jiŋ2	neiŋ5	neiŋ2	neiŋ2
忍	neiŋ3	noŋ3		neiŋ3	neiŋ3	neiŋ3
認	neiŋ6	noŋ6	neiŋ6	neiŋ6	neiŋ6	neiŋ7

³⁴ 崇安即今武夷山市，茲仍沿用舊稱。

眞	tseĩŋ1	tsĩŋ1	tsĩŋ1	tseĩŋ1	tseĩŋ1	tseĩŋ1
伸	seĩŋ1	siŋ1	siŋ1	seĩŋ1	leĩŋ1	leĩŋ1
辰	seĩŋ6	siŋ6	siŋ2	seĩŋ6		leĩŋ9
腎	seĩŋ3	siŋ2	siŋ6	feĩŋ2	leĩŋ6	leĩŋ7
緊	keĩŋ3	kiŋ3	kiŋ5	keĩŋ3	keĩŋ3	keĩŋ3
印	eiŋ5	iŋ5	iŋ5	eiŋ5	eiŋ5	eiŋ5

以上六種閩北方言中，臻攝開口三等陽聲韻字在建甌、石陂、鎮前、迪口等四個次方言中都是 -eiŋ，韻母表現相當嚴整。需要說明的是建陽和崇安。建陽有兩種形式：-ɔiŋ 與 -iŋ，其中 -ɔiŋ 出現在雙唇、舌尖塞擦音、舌尖擦音、舌尖塞音之前，-iŋ 則出現在舌根塞音、零聲母、舌尖塞擦音、舌尖擦音之前。兩種韻母在舌尖塞擦音、擦音之前有對立，似乎應該分爲兩層。不過若從中古音的角度來看，-ɔiŋ 分布於幫系、精系、知系（讀同端系，聲母爲 t-、h-（<*th-））等聲母之後，-iŋ 出現在章系、見系、影系聲母之後。換言之，由中古聲母框架可以看出，建陽方言 -ɔiŋ、-iŋ 這兩類其實呈現互補分布。崇安方言也有 -eiŋ 和 -iŋ 兩種形式，分布的情況與建陽完全相同，只是具體讀音有別。整體來看，閩北建陽的 -ɔiŋ/-iŋ 和崇安的 -eiŋ/-iŋ，它們在共同閩北語中的韻母形式都可以構擬爲 *-eiŋ。這個韻母在建陽方言的演變是：

R4 -eiŋ > -ɔiŋ / [幫、端、精] _
 -eiŋ > -iŋ / [章、見、影] _

在崇安方言則是：

R5 -eiŋ > -eiŋ / [幫、端、精] _
 -eiŋ > -iŋ / [章、見、影] _

這個現象也顯示，儘管現在共時平面上建陽、崇安方言只有一套 ts-、tsh-、s-

聲母，但早期可能仍可以區分為兩類。

2. 規則對應二：-y_{iŋ}／-ye_{iŋ}／-yɛ／-æy_ŋ

臻攝開口三等陽聲韻字在閩北語各次方言的第二類規則對應是 -y_{iŋ}／-ye_{iŋ}／-æy_ŋ，甚至有讀為陰聲韻 -yɛ 的。根據我們的觀察，這批同源詞多數都是見系聲母，只有一個章系書母字。請看以下同源詞例：（「根」是臻攝開口一等字，一併列出）

表 19

	建甌	建陽	崇安	石陂	鎮前	迪口
巾真	(kæy _ŋ 1)	k _y e _{iŋ} 1	k _y i _ŋ 1	(ke _{iŋ} 1)	(keu _ŋ 1)	(kæy _ŋ 1)
銀真	(ŋæy _ŋ 5)	(ŋe _{iŋ} 2)	(ŋə _ŋ 2)	(ŋue _{iŋ} 5)	(ŋeu _ŋ 2)	(ŋæy _ŋ 2)
斤殷	(kæy _ŋ 1)	k _y e _{iŋ} 1	k _y i _ŋ 1	k _y i _ŋ 1	k _y i _ŋ 1	(kæy _ŋ 1)
筋殷	k _y i _ŋ 1	k _y e _{iŋ} 1	k _y i _ŋ 1	k _y i _ŋ 1	k _y i _ŋ 1	kyɛ1
近殷	k _y i _ŋ 6	k _y e _{iŋ} 6	(hə _ŋ 5)	k _y i _ŋ 1	k _y i _ŋ 6	kyɛ4
芹殷	(ke _{iŋ} 3)	(ke _{iŋ} 2)	(j _{iŋ} 2)	(ge _{iŋ} 2)	(ke _{iŋ} 9)	(ke _{iŋ} 9)
伸真	su _{iŋ} 1			ɕy _{iŋ} 1	ʎy _{iŋ} 1	ʎyɛ1
根痕	k _y i _ŋ 1	k _y e _{iŋ} 1	k _y i _ŋ 1	k _y i _ŋ 1	k _y i _ŋ 1	kyɛ1

以上這批臻攝開口字在閩北語各次方言的表現相當分歧，底下分別說明：

第一、-e_{iŋ}、-i_ŋ 我們認為是屬於較晚近傳入的層次，比方芹菜的「芹」在建陽以外的閩北語次方言中都讀為 -e_{iŋ}／-i_ŋ，韻母與上文（參閱第四節（一）之 1.）的「緊」字相同。建陽的「銀、芹」兩字讀 -e_{iŋ}，聲母為舌根音（見系），若照上文提出的 R4，應當讀為 -i_ŋ，但建陽卻讀為 -e_{iŋ} 韻母，我們暫時認為這是受到鄰近閩北語（如建甌）影響的結果。石陂「銀、巾」都讀為 -e_{iŋ} 韻母，我們推測這乃是不同層次之間音讀發生競爭，而由某個層次勝出取代的結果。可以看到，「銀」在閩北語各次方言中都放在括弧中，讀音都不與其他韻母相類，同時它又與臻攝合口「春雲」和通攝「塚窮」讀音相同，可見時代

更晚，放在上表中僅供參考。³⁵

第二、除去 -eiŋ 韻母外，真韻的「巾、銀」在建甌、迪口讀爲 -œyŋ，鎮前讀爲 -euŋ，韻母讀同臻攝合口三等「裙」：建甌、迪口 kœyŋ⁵、鎮前 keuŋ²。這類不分開合而均讀合口的，應該是後起的讀音。這類只有三等真殷韻的同源詞，在共同閩北語中可以擬測爲 *-œyŋ。

第三、崇安「銀近」兩字讀 -əŋ 韻母，符合開口讀音但沒有介音。又「近」口語讀音爲 kyŋ⁵，həŋ⁵ 在用法上也屬於書面用語。歸納起來，-əŋ 韻母一讀應當屬於晚近傳入的讀書音，不用於原始閩北語的擬測。

第四、從演變的行爲來看，同源詞例中有臻攝開口一等「根」，我們可以根據「根」的音韻走向來辨認音韻層次。現代閩北語六個次方言中，「根」與真殷韻讀爲一類者，我們都視爲同一個音韻層次，這個層次的特點是臻攝開口一等與開口三等同形。這個一三等同形的韻母，在各方言的音韻對應爲：

建甌 -yŋ : 建陽 -yeiŋ : 崇安、石陂、鎮前 -yŋ : 迪口 -ye

「伸」在建甌讀爲 suiŋ¹，似乎與石陂、鎮前的 ɬyŋ¹、迪口的 ɬye¹ 不構成對應。這是由於建甌方言近來發生了 -yŋ 韻母去撮口而讀爲合口 -uiŋ 的變化，因此我們認爲建甌「伸」的前身是 syŋ¹。³⁶ 我們把共同閩北語這一組對應擬測爲 *-yeN，音節末的 -N 代表某種鼻音成分，在建甌、建陽、崇安、石陂、鎮前變爲 -ŋ，在迪口則失落。

相較於臻攝開口一三等同形，臻攝開口三等「巾銀斤」的 *-œyŋ 則顯然是三等韻獨立成韻。從結構上以及等第分合的情況來看，這兩類應當屬於不同層次。

歸納本節的討論，臻攝開口一三等字在共同閩北語中存在兩套對應：

³⁵ 感謝審查人指出這一點，為個別例外提出解釋的方向。

³⁶ 《漢語方音字匯》（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2003：41）提到「建甌話城區口音因年齡不同而存在分歧：中老年人口音 ye、yŋ 韻母個別字開始向合口韻轉化，如『怪』 kye²、kue²、『飯』 pyŋ²、puŋ²，各各兩讀」。

1. 臻攝一、三等韻同形：*-yeN 根、巾筋伸

2. 臻攝三等獨立成韻：*-æyŋ 巾銀斤

3. 規則對應三：-aiŋ

臻攝開口三等陽聲韻字在閩北方言的第三類規則對應是 -aiŋ，在迪口是陰聲韻 -ai。目前看來，這類對應似乎沒有舌根音聲母的同源詞。請看以下同源詞例：

表 20

	建甌	建陽	崇安	石陂	鎮前	迪口
閩	maiŋ5	maiŋ2	maiŋ2	maiŋ5	(meiŋ3)	mai2
鱗	saiŋ5	saiŋ2	(leiŋ2)	saiŋ5	(liaŋ2)	lai2
襯	tshaiŋ5	tshaiŋ5	tshaiŋ5		(tsheiŋ5)	tshai5
榛	tsaiŋ1	tsaiŋ1	tsaiŋ1	tsaiŋ1	tsaiŋ1	tsai1
身	(seiŋ1)	(siŋ1)	(siŋ1)	saiŋ1	(leiŋ1)	(leiŋ1)
呻					tshaiŋ1	tshai3 ³⁷

以上這批同源詞例在共同閩北方言的語音形式可以構擬為 *-aiN，韻尾是否種不確定的鼻音成分，在迪口丟失，在其他閩北語次方言反映為 -ŋ。附帶一提，閩北語「身」這個詞似乎只有石陂讀 saiŋ1，其他方言都讀 -eiŋ、-iŋ 這類韻母。石陂的「身」出現在「身軀」，韻母可能受後字韻母讀 -aiŋ 而產生同化，若是如此，則「身」在閩北語中都不屬於本項規則對應。³⁸

4. 小結

歸納以上的討論，關於臻攝開口陽聲韻同源詞，我們初步得到以下四種韻母形式：*-eiŋ、*-yeN、*-æyŋ、*-aiN。從中古音架構來看，這四種韻母與中古聲母的搭配如下：

³⁷ 請留意迪口表示嘆氣的 tshai3 讀為上聲而非平聲，從聲母、韻母來看，與鎮前的「呻」無疑是同源詞，聲調暫時視為例外。

³⁸ 感謝審查人指出這一點。

表 21

	*-eiŋ	*-yeN	*-æyŋ	*-aiN
幫系	+	—	—	+
精、知、章系	+	—	—	+
章系	+	+	—	+
見、影系	+	+	+	—

由此可見，臻攝開口三等陽聲韻在共同閩北語中有四個明顯的音韻層次。

(二) 閩北方言臻攝開口三等入聲韻字

1. 規則對應一：i/-ɔi

臻攝開口三等入聲韻字在閩北語各次方言的第一類規則對應是 -i/-ɔi，請看以下同源詞例：

表 22

	建甌	建陽	崇安	石陂	鎮前	迪口
筆	pi7	pɔi7	pei7	pi7	pi3	pi7
匹	phi7	phɔi7	hei7	phi7	phi3	phi7
密	mi7	mɔi8	mei8	mi7	(me5)	(mai8)
蜜	mi7	mɔi8	mei8	mi7	mi3	mi8
七	tshi7	thɔi7	thei7	tɕhi7	tɕhi3	tshi7
膝	tshi7	sɔi7	sei7			
日	mi8 ³⁹	nɔi8	nei8	ni2	ni5	ni8
實	i8	si8	si8	fi2	li5	(lai7)
失	si7	si7	si7	ei7	li3	li7
室	si7	si7	si7	ei7	li3	li7
吉	ki7	ki7	ki7	ki7	ki3	ki7
一	i7	i7	i7	i7	i3	i7

³⁹ 建甌方言「日」聲母例外地讀為雙唇鼻音 m-，原因不明。

以上臻攝開口三等入聲字的同源詞對應大致上相當單純，可以構擬為 *-i。需要說明的是建陽和崇安。建陽方言有兩種語音形式，一類是 -ɔi，一類是 -i。同樣的，崇安方言也有兩種形式，一類是 -ei，一類是 -i。建陽和崇安兩方言中臻攝三等入聲這兩個韻母，乃是以中古聲母為條件的分化：凡幫系、精系讀為 -ɔi，章系、見系、影系讀為 -i。這與上文所說陽聲韻 *-eiŋ 分化為 -ɔiŋ / -iŋ (建陽) 或 -eiŋ / -iŋ (崇安) 完全是平行的現象。⁴⁰

2. 規則對應二：-e / -ɛ / -ie / -ai

臻攝開口三等入聲韻字在現代閩北語各次方言的第二類規則對應是 -e / -ɛ / -ie / -ai，請看以下同源詞例：

表 23

	建甌	建陽	崇安	石陂	鎮前	迪口
密	mɛ8	(mɔi8)	(mei8)	me2	me5	mai8
栗	lɛ8		lie8	le2	le5	lai8
漆	tshɛ7	the7	tshie7	tshe7	tshe3	tshai7
蝨	sɛ7	se7	sie7	se7	se3	lai7

以上臻攝開口三等入聲韻字，似乎在共同閩北語中可以構擬為 *-ai，不過 *-ai 這個韻母已經用於構擬山攝開口二等「八拔」及四等「節截」等。(吳瑞文 2012b) 從讀音來看，除去迪口之外，這批同源詞主要元音大致都不低，可擬測為 *-ei，在建陽、石陂、鎮前的演變是韻尾 -i 失落，在建陽失落 -i 後主要元音稍微降低。崇安方言的演變比較特別，由原先的 *-ei 韻母來看，至少有兩種解釋方案：第一種方案是假設 [e]、[i] 兩個成分先發生了「換位」(metathesis)，也就是：*-ei > -ie。第二種方案是增生 (epenthesis)，也就是：*ei > iei > ie。就音變而言，兩種解釋都是有可能的。⁴¹

⁴⁰ 關於閩北方言中聲母與韻母之間的搭配關係及分化，Norman (1969: 194-196) 已經留意到了。本文根據六個閩北方言觀察所得的結果與 Norman 有同有異，茲不一一細論。

⁴¹ Campbell (2013: 30、33) 2.7 節標題為 Kinds of Common Sound Changes，本節 2.7.2 討論「增生」epenthesis，2.7.5 討論「換位」metathesis，可見兩者均屬語言中常見的語音變化。

3. 小結

歸納以上的討論，觀察了現代閩北語各次方言臻攝開口入聲韻同源詞之後，我們得到以下結果：層次 I 爲 *-ai，層次 II 爲 *-i。整體而言，臻攝入聲字的層次相對較爲單純，與陽聲韻字具備多種層次的表現頗爲不同。

(三) 共同閩北方言的臻攝開口韻字

歸納本節以上的討論，臻攝開口三等韻在共同閩北語中有以下的音韻層次：

表 24

	臻攝開口三等陽聲韻	臻攝開口三等入聲韻
白話 I	*-aiN	*-ai
白話 II	*-yeN	—
白話 III	*-œyŋ	—
文讀	*-eiŋ	*-i

各音韻層次的特徵是：

第一、從音節結構來看，*-aiN 和 *-ai 我們視爲同一個時間層次中陽、入相配的一對韻母。

第二、*-yeN 和 *-œyŋ 分屬兩個不同的音韻層次，它們的區別在於前者是臻攝開口一三等同形的韻母，後者則只來自臻攝的三等韻。

第三、根據以上陽入層次的對應，不難發現臻攝開口三等入聲韻跟陽聲韻的並未一一對當。這個情況可能是由於入聲韻同源詞被較晚的文讀層給取代了。不過有些零星的語詞仍可以看出一些痕跡。例如石陂、鎮前表示嫁人的「乞」khy3，從讀音本身來看，應該相當於白話 II 或白話 III。又有鎮前的「蝨」讀爲 lio3，在結構上看來與白話 II 的 *-yeN 較爲接近。

五、臻攝開口三等字在共同閩語中的擬測

現在我們把以上三節所討論的共同閩南語、共同閩東語與共同閩北語的臻攝開口三等字及結論放在一起，進一步擬測它們在共同閩語中的形式。關於臻攝開口三等同源詞在共同閩語的表現，Norman (1981) 已經提出幾種擬測。底下就共同閩語韻母內部的先後次序，提出我們的看法與若干修訂。

(一) 共同閩語的 *-ən/*-ət

Norman 共同閩語韻母中，「鱗、密」來自 *-ən/*-ət，我們同意這個看法。⁴² 共同閩語 *-ən/*-ət 在閩語內部各共同次方言中的對應如下：

表 25

	共同閩語	共同閩南	共同閩東	共同閩北	同源詞
陽聲韻	*-ən	*-an	*-ɛn	*-aiN	閩鱗呻
入聲韻	*-ət	*-at	*-ɛt	*-ai	密漆蝨

整體來看，由 *-ən/*-ət 這個形式出發，可以發現來自共同閩語 *-ən/*-ət 的同源詞在各次方言中大多發生了低化以及前低化的現象，比方共同閩南語低化為元音 [a]，共同閩東語變為前低元音 [ɛ]，共同閩北語則是低化之後伴隨元音分裂，表現為 *-aiN 和 *-ai。附帶一提，以「閩鱗呻」這三個同源詞而言，除了「呻」之外，「閩鱗」在閩東語的對應都是 -in，應該如何解釋？我們認為這是閩東語「閩鱗」本有讀 *-ɛn 的這個層次被 *-in 層次取代使然。至於閩南語和閩東語表「男陰」的詞有廈門 lan6 和福州 liŋ6（緊音，鬆音 leiŋ6）的對應，我們也認為同源異形，也就是層次不同。身體部位詞往往需要避諱，讀不同層次是可能的選項。⁴³

⁴² 應當留意 Norman 共同閩語中的 *-ən/*-ət，其同源詞還包括中古山攝、曾攝及梗攝等。

⁴³ 感謝審查人提出這個詞例讓我們有更周延的思考。

(二) 共同閩語的 *-iən/*-iət

Norman (1981) 為共同閩語擬測了 *-yn/*-yt 這類韻母，同源詞包括「根筋近」等臻攝開口一等和三等字同源詞。從元音分布及其在音節結構（也就是與聲母及韻尾的結合關係）來看，共同閩語 *y 的分布頗受限制。⁴⁴ 基於分布的均衡性以及解釋演變上的便利，本文改擬為 *-iən/*-iət，也就是一個具有介音、主要元音和輔音韻尾的 MVE 結構。共同閩語 *-iən/*-iət 韻母在閩語內部各共同次方言的對應如下：

表 26

	共同閩語	共同閩南	共同閩東	共同閩北	同源詞
陽聲韻	*-iən	*-ən	*-yn	*-yeN	根塵巾近
入聲韻	*-iət	*-ət	*-yt	(*-y)	乞

-iən/-iət 這組韻母的陽聲韻同源詞較多，入聲韻同源詞似乎有所欠缺。這裡補充一個重要的口語詞：「乞」。「乞」，去訖切，臻攝開口三等殷韻入聲溪母字。除了閩北語之外，現代閩語中與「乞」相關的義項有兩個，一是名詞「乞丐」，一是引介施事成分的介詞（也就是被動介詞）。⁴⁵ 吳瑞文（2015a：260-262）指出「乞」在共同閩語中的擬音是 *khit7，在閩南語和閩東語次方言的讀音如下：

表 27

	泉州	漳州	汕頭	柘榮	寧德	周寧
乞丐	khit7	khit7	khət7	khyk7	khək7	khək7
被動介詞	khit7	khit7	khət7	khyk7	khi?7	khyk7

⁴⁴ 共同閩語的 *-yn/*-yt 只跟舌根輔音結合，*-yai 也只跟舌根音結合，*-yan 只跟零聲母結合，*-ye 只跟雙唇與舌尖輔音結合，*-yŋ/*-yk 只跟舌尖輔音結合。這些分布上的限制使我們不得不重新考慮共同閩語中是否要擬測 *y 這個成分。關於共同閩語單元音 *y 韻母的相關檢討，可以參看吳瑞文（2009）。

⁴⁵ 前文已經提到，閩北語的「乞」用於女子嫁人，如石陂、鎮前的 khy3。至於「乞丐」和引介施事成分的介詞都不用「乞」，下文的討論從略。

從音韻對應來看，「乞」在共同閩南語中來自 *khət7，在共同閩東語中則有兩種表現：「乞丐」的「乞」與被動介詞「乞」同音，如柘榮 khyk7。另一類則是兩個義項不同音，如寧德 khək7/khiʔ7 或周寧 khək7/khyk7 的對立。這是由於「乞」字在寧德和周寧這類方言中發生一種「以音別義」的後起變化：以 khək7 表乞求義，而以 khiʔ7/khyk7 表被動介詞。⁴⁶總而言之，我們把「乞」在共同閩語中的形式由 *khit7 改擬為 *khiət7，在共同閩南語是 *khət7，共同閩東語是 *khyt7。

從共同閩語來看，介音成分 *-i- 在不同閩語次方言中發揮了不同的效果。

第一、在共同閩南語中，介音 -i- 在舌根音聲母後直接消失 (*-i- > Ø)，在非舌根音之後則是使主要元音合口化且高化之後消失。也就是：

巾 *kiən1 > kən1 永春、汕頭

塵 *thiən2 > *thuən2 > thun2 永春、汕頭

伸 *tshiən1 > *tshuən2 > tshun1 永春、汕頭

就音理而言，共同閩南語在聲母和韻尾都是舌尖輔音的環境下，[i] 變為合口性 [u] 是一種語音上的異化作用，目的是加強音節在聽感上的辨識度。

第二、在共同閩東則是造成主要元音圓唇化且高化之後消失，也就是：

巾 *kiən1 > *kiən1 > kyŋ1 福清

可以看見閩東語的變化是在舌根之後變為 [y] 這類合口性的主要元音。

第三、在共同閩北則是介音發生圓唇化並使得主要元音前化，也就是：

巾 *kiən1 > *kyen1 > *kyeN1 > kyeiŋ1 建陽

⁴⁶ 參看吳瑞文 (2015a: 263) 更詳細的說明。

從閩北語的演變來看，央高展唇元音 [i] 先變為前高圓唇元音 [y]，之後使主要元音趨於前化。

著眼於音節內部結構，共同閩北語陽聲韻保留了 MVE（介音、主要元音和韻尾）結構，共同閩南和共同閩東則都簡化為 VE（主要元音和韻尾）結構。共同閩語 *-iən/*-iət 韻母在共同閩東語以及共同閩北語中都不容易找到非舌根音同源詞，可能是由於不同音韻層次的取代或是 *-iən/*-iət 這類特殊音節演變的速度較快使然。

從漢語音韻史的角度來看，共同閩語 *-iən/*-iət 這類韻母的特徵是除了臻攝開口一等「根」之外，臻攝三等韻擬測為 *-iən 的同源詞都屬於臻攝三等殷韻（斤筋芹近）及臻攝三等眞韻的重紐 2 類（巾銀），完全不雜一個臻攝三等眞韻的重紐 1 類（緊印）。這個現象顯示，共同閩語中「巾銀」*-iən 這類讀音可能反映中古重紐 2 類的特殊來源，例如由蒲立本首倡、白一平、鄭張尚芳及龔煌城等學者所接受的 *-rj- 這類複合性的介音。⁴⁷

關於共同閩語中 *-iən/*-iət 由開口變為合口的問題，李方桂（1984：4、6）早已指出，後起的合口成分在中國語音史裡時常出現，有早有晚。現代北京音讀「多」字為 tuo，就是開口變成合口；又有「吞」原屬開口，今讀 thun。這些都是漢語中「由開變合」的平行現象。本文所論共同閩語 *-iən/*-iət 到共同閩語各種次方言中也有類似的情況，只是各次方言的聲母條件不盡相同。另外，共同閩語中的 [ə] 往往變為 [a]，應留意這是就韻母為單元音 [ə] 而言，若為帶介音的複合元音，情況就不大相同。例如共同閩語中「梳疏初苧」等韻母為 *uə 的同源詞，在福州讀梳 səl、疏 səl、初 tshəl、苧 tə6，在廈門讀梳 sue1、疏 sue1、初 tshue1、苧 tue6，主要元音都不是 [a]。（Norman 1981：48）

歸納起來，本文以 *-iən/*-iət 來取代 Norman (1981) 韻母系統中的 *-yn/*-yt，這一修改的必要性需要加以說明。

第一、在 Norman 原先的系統中，共同閩語中以 *-y 為主要元音及介音的

⁴⁷ 重紐 2 類（即重紐三等）介音來自 *-rj- 之說，由蒲立本提出，之後諸多學者均表贊同，這段學術史參看龔煌城（2011：127-165）。

韻母包括：*-y、*-yi、*-ye、*-yɔi、*-yn/*-yt、*-yan、*-yŋ/*-yk、*-yok。做為介音，y 的分布顯得相當有限制，使我們不得不考慮擬測其他語音形式的可能性。

第二、就個別的擬音而言，Norman (1981) 原始閩語陰聲韻 *-yi、*-ye、*-yɔi 的擬測，主要是根據內陸閩語（建甌、建陽、永安、將樂）的表現，沿海閩語（福安、福州、廈門、揭陽）都沒有撮口呼介音。如果原始閩語的下位方言區分為沿海閩語和內陸閩語兩個分支，則上述韻母的擬音都應該重新考慮。

第三、關於共同閩語的韻母，除了從閩語內部進行重建之外，同時也要留意所擬測的系統與漢語音韻史之間如何銜接的問題。就漢語音韻史而言，前高圓唇元音 [y]（撮口呼）出現的時代甚晚，然而共同閩語在時代上早於晚唐。⁴⁸ 考慮到時代問題，原始閩語是否存在 [y] 及帶有 [y] 的音節，不免令人有疑問。吳瑞文 (2009) 已經指出原始閩語 *y 元音應該改擬為 *jɔw。在我們看來，原始閩語同源詞「書鼠鋸箸」的 *y 可以改擬為 *i。同時，高元音 [i] 也與 [i]、[u] 相同，可以充當介音，因此原始閩語中存在帶有 [i] 介音的韻母是一點也不奇怪的事。吳瑞文 (2017) 已經給蟹攝開口二等的「解」、「鮭」擬測 *-iɔi 這個韻母。本文取消了 *-yn/*-yt 而改擬為 *-iən/*-iət，這說明陽聲韻中也存在帶 [i] 介音的韻母。

第四、本文改擬的 *-iən 韻母中包含臻攝一等痕韻「吞根」，一等字向來沒有任何介音，那應該如何解釋一等讀入三等呢？從音韻層次來看，*-iən 是重紐 2 類，與重紐 1 類的 *-iən 形成對比，這一對立是六朝時期的現象。我們推測臻攝痕韻「吞根」讀為 *-iən 是受到六朝南移族群重視介音，因而「矯枉過正」(hypercorrection)，使原本沒有介音的一等韻增生介音使然。閩語中一三等同形而讀為三等的情況，也可見於曾攝，例如閩南語：曾攝一等藤 tin2/曾攝三等秤 tshin5。⁴⁹

⁴⁸ 最顯而易見的是，目前既有的中古《切韻》音系構擬並無任何一家擬測出 [y] 介音。關於閩語的時代，羅杰瑞（梅祖麟譯，1994：47）已經指出共同閩語的絕對年代在晚唐之前，而且包含了兩個時代層次，一個遠溯漢代，另一個則導源於南朝。

⁴⁹ 具體的分析參看吳瑞文 (2015b)。

整體看來，目前 [i] 主要分布在 [ə] 之前。那麼這個介音 [i] 是否也分布在其他主要元音（如 [a]）之前？事實上，原始閩語中效攝有二四等韻母同形且帶介音的現象，如閩南語燒 hiau2／曉 hiau3。（參看吳瑞文 2019）梗攝有三四等韻母同形且帶 -i- 介音的現象，如閩南語行 kiā2／鏡 kiā5／鼎 tiā3。（參看吳瑞文 2010）效、梗攝二等韻均帶 -i- 介音，它的前身可能也是 *-i-，只是在 [a] 元音前變為一般的 [i]。

（三）共同閩語的 *-iən/*-iət

基於共同閩南語及共同閩東語入聲的同源詞表現，我們在共同閩語的韻母系統中擬測一套新的韻母：*-iən/*-iət。共同閩語 *-iən/*-iət 韻母在閩語內部各共同次方言的對應如下：

表 28

	共同閩語	共同閩南	共同閩東	共同閩北	同源詞
陽聲韻	*-iən	*-ian	—	—	零申腎歛
入聲韻	*-iət	*-iat	*-iat	—	疾侄秩吉

共同閩語 *-iən/*-iət 這套韻母現代閩南語中保存得比較好，在閩東語中主要保留在入聲同源詞（侄秩）。⁵⁰ 在閩北語中只留下若干痕跡，例如鎮前：鱗 lian2。從上表可見，共同閩語 *-iən/*-iət 韻母的同源詞主要見於共同閩南語，是否可以追溯到共同閩語？我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理由是「腎」（鳥胃）這個詞在其他閩語中保留，而且相當可靠。至於其他同源詞相對稀少，我們認為理由可能有兩個：一是異讀間的競爭，二是詞彙上的替換。從具體的語言現象上來看，現代閩南語不論是異讀層次或詞彙保存，顯然更能揭露共同閩語的實際情況，值得我們重視。

（四）共同閩語的 *-in/*-it

Norman 共同閩語中的 *-in/*-it 韻母同源詞包括「新、認、筆」，它們都是

⁵⁰ 「秩」在閩東語中有濃厚的書面語色彩，但我們不能排除口語音進入書面系統的可能性。

臻攝開口三等韻同源詞，這個擬音也是可以接受的形式。共同閩語 *-in/*-it 在閩語內部各共同次方言的對應如下：

表 29

	共同閩語	共同閩南	共同閩東	共同閩北	同源詞
陽聲韻	*-in	*-in	*-in	*-eiŋ	貧新認緊
入聲韻	*-it	*-it	*-it	*-i	蜜筆日一

-in/-it 在共同閩南語和共同閩東語中都大致保留原樣，只有 *-in 在共同閩北語中發生了元音分裂及韻尾轉移：*-in > -eiŋ；*-it 則是丟失了韻尾輔音 -t。

(五) 臻攝開口三等在共同閩語中的音韻層次

以上為共同閩語臻攝開口三等字擬測了四種不同的韻母形式，現在把這四種韻母羅列於下：

表 30

	對應 I	對應 II	對應 III	對應 IV
Norman 1981	*-ən/*-ət	—	*-yn/*-yt	*-in/*-it
本文	*-ən/*-ət	*-iən/*-iət	*-iən/*-iət	*-in/*-it

根據以上原始閩語臻攝開口三等同源詞的構擬，我們可獲得幾點認識：

第一、丁邦新（2013）指出，從音韻和詞彙兩方面的證據來看，閩語白話音從漢語分支南來的時間應該在東西漢之交。從漢語音韻史的觀點來看，共同閩語中這四個音韻層次的同源詞都包括上古的文部 *-iən（閩趁芹勤）與真部字 *-in（陳零申身）。上古文部與真部就《詩經》押韻而言界線分明，直至《楚辭》和晚周諸子裏兩部通用的例子變多了起來，到了兩漢時期文部和真部就變得完全合用了。（羅常培、周祖謨 2007：35-37）由此可見，共同閩語並未保留上古不同韻部之間的差異，這也支持丁邦新關於閩語分支時代的看法。

第二、從歷時的發展來看，西漢到魏晉階段，文部與眞部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其主要元音保持爲央元音 [ə]。(Ting 1975 : 243、246) 由此我們推測，除了層次 II **-in*/**-it* 這類前高元音讀法之外，其他三個音韻層次，在時間上來源於兩漢之後到六朝之間。

第三、臻攝開口三等的上古來源是文、眞兩部，同時三等韻都帶有 **-j-* 介音，現在共同閩語中有兩種表現，一類是不帶介音的 **-ən*/**-ət*，另一類則是帶介音的 **-iən*/**-iət*。現在的問題是，哪一個音韻形式在時代上較早？我們認爲不帶介音的形式時代較早。從漢語音韻史來看，這個音韻層次中有不少韻母發生了介音 **-j-* 及複合元音第一個成分 *-i-* 全部脫落的創新變化：⁵¹

**-jiən* > **-ən*

而在 **-j-*、**-i-* 脫落這個創新發生之後，閩語才又引進了另一種音韻形式，這個時期傳入的介音成分較爲穩固，仍然保留：

**-jən* > **-iən*

倘若把「介音失落 **-j-* > Ø」這項變化發生的時代推遲到兩個不同音韻層次都傳入閩語之後，我們將無法解釋何以有些同源詞（如趁、陳、呻）的 **-j-* 介音會丟失，有些同源詞（零、腎、申）的介音 **-j-* 卻又不丟失。

第四、在共同閩語的韻母系統中，眞韻重紐 2 類的特殊性具體展現在 **-iən* 這個韻母。比較底下兩個共同閩語的韻母形式：⁵²

⁵¹ 例如在 Norman 共同閩語韻母中，止攝開口三等「衣幾氣」爲 **ui*，宕攝開口三等「霜床」爲 **-oŋ*，梗攝開口三等「井」爲 **-aŋ*。有些語詞仍保留三等介音的早期口語詞：寄蟻 **-iai*、囿 **-ian*、嚮 **-iam*。可以發現它們都是後 [a] 元音，元音偏低可能就是三等介音 *-j-* 之所以保留的語音條件。

⁵² 重紐介音的擬測根據龔煌城 (2011)。

*-rjən > *-iən 銀巾（重紐 2 類）

*-jən > *-iən 烟（重紐 1 類）

真韻「巾銀」屬於重紐 2 類（重紐三等），真韻「烟」屬於重紐 1 類（重紐四等），龔煌城（2011：145）指出文部重紐三等 *-rj- 與重紐四等 *-j- 的區別在《切韻》時代已經完全消失了。從共同閩語「巾銀」*-iən 和「烟」*-iən 的對立來看，共同閩語韻母仍有區別。同時我們可以進一步推測，*-iən、*-iən 這兩個韻母傳入閩語的時代應當不晚於六朝。

根據以上的討論，臻攝開口三等在共同閩語中的四個音韻層次，就時間深度而言，失落三等介音 *-j- 及複合元音第一個成分 *-i- 的 *-ən/*-ət 時代最早。其次是可以展現重紐差異的 *-iən/*-iət 和 *-iən/*-iət，也不會晚於《切韻》。至於 *-in/*-it，其讀音為前高元音，同時本身具有白話和文讀的性質，相較於以上三種韻母，是時代最晚的一個音韻層次。

六、結論

我們從中古《切韻》架構出發，觀察現代閩語各次方言中臻攝開口三等同源詞的讀音表現，並依照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法，由下而上地擬測共同閩南語、共同閩東語、共同閩北語以及共同閩語的臻攝開口三等同源詞。本文所獲致的結論如下：

第一、我們重新檢視 Norman（1981）共同閩語韻母系統中與臻攝開口三等有關的擬音，具體看法是：（1）*-ən/*-ət 和 *-in/*-it 這兩組韻母的擬測相當合理；（2）我們將 Norman 原有的 *-yn 改擬為 *-iən，並提出相應的入聲韻母 *-iət；（3）我們認為共同閩語的韻母系統中應該擬測 *-iən/*-iət 這套韻母，同源詞證據包括臻攝開口三等的「零腎歛申烟烟／疾侄秩吉」。

第二、臻攝開口三等真、殷兩韻在共同閩語中有四組音韻規則對應，它們來自三個明顯的時間層次：

表 31

臻攝開口三等	對應 I	對應 II	對應 III	對應 IV
共同閩語	*-ən/*-ət	*-iən/*-iət	*-iən/*-iət	*-in/*-it
時代	兩漢之交	六朝時期		初唐之後
讀音性質	白話			白話／文讀

我們判斷層次先後的主要依據，乃是三等介音 *-j- 的失落與否：閩語最早期的音韻層次發生了介音失落，較晚近的層次則較為妥善地保留三等介音，甚至保留上古 *-rj- 複合介音的若干痕跡。臻攝開口三等最為晚近音韻層次，其主要元音則已經是前化且高化的 /i/，這個層次兼具白話與文讀的性質。

第三、共同閩語中真韻的「巾銀」擬音為 *-iən，真韻的「烟烟」擬音為 *-iən：「巾銀」屬於重紐 2 類，「烟烟」屬於重紐 1 類。以上擬測有兩個重要的意義：第一，就「類」的觀點來看，中古真韻重紐的區別在共同閩語韻母系統中保留下來；第二，就「值」的觀點來看，中古真韻重紐的區別在於介音的差異，主要元音和韻尾則是完全相同的。

引用文獻

一、傳統文獻

- 〔東漢〕許慎，〔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4年。
- 〔晉〕葛洪，《西京雜記》，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
- 〔唐〕孔穎達，《尚書注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
- 〔唐〕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臺灣中華書局，2001年。
-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
- 〔宋〕陳彭年等重修，《校正宋本廣韻》，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年。
-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清〕孫希旦，《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二、近人論著

- 丁邦新，2013，〈再論閩語白話音從古漢語分支的年代〉，《中國語言學集刊》7.1：3-13。
- 中嶋幹起，1979，《福建漢語方言基礎語彙集》，東京：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 王育德，1969，《閩音系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大學院文學博士論文。出版於2002年，何欣泰譯《王育德全集》（第七冊），臺北：前衛出版社。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2003，《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重排本），北京：語文出版社。
- 永泰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2，〈卷三十三·方言〉，收入永泰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永泰縣志》（北京：新華出版社），頁771-81。
- 吳瑞文，2009，〈共同閩語 *y 韻母的構擬及相關問題〉，《語言暨語言學》10.2：205-237。
- 吳瑞文，2010，〈論梗攝開口字在共同閩語中的演變與層次〉，《語言暨語言學》11.2：297-334。

- 吳瑞文，2012a，〈從比較構擬的觀點論兩個閩語的音韻現象〉，收入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編《中國音韻學》（北京：九州出版社），頁 375-394。
- 吳瑞文，2012b，〈論山攝開口字在共同閩語中的演變與層次〉，《中國語言學集刊》6.1：177-238。
- 吳瑞文，2015a，〈從歷史語法的觀點論「乞」在閩語中的演變〉，《中國語言學集刊》8.2：245-266。
- 吳瑞文，2015b，〈論曾攝開口字在共同閩語中的演變與層次〉，收入洪波、吳福祥、孫朝奮主編《梅祖麟教授八秩壽慶學術論文集》（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頁 483-519。
- 吳瑞文，2017，〈從比較閩語的觀點論南朝江東方言蟹攝二等開口字的擬測〉，《聲韻論叢》19：63-112。
- 吳瑞文，2019，〈論效攝細音字在原始閩語中的層次及其演變〉，《國文學報》65：75-118。
- 吳瑞文、林英津，2007，〈閩語方言輔音韻尾今讀的歷史分析〉，《中國語文研究》2007.1：1-20。
- 李方桂，1980，《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方桂，1984，〈論開合口——古音研究之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5.1：1-7。
- 李如龍，2001a，〈南安市方言志〉，收入氏著《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頁 1-68。
- 李如龍，2001b，〈建陽市方言志〉，收入氏著《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頁 431-468。
- 李如龍，2001c，〈崇安市方言志〉，收入氏著《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頁 469-499。
- 杜佳倫，2014，《閩語歷史層次分析與相關音變探討》，上海：中西書局。
- 沙平，1999，〈福建省寧德方言同音字匯〉，《方言》1999.4：282-295。
- 周長楫編纂，1998，《廈門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周長楫、歐陽憶耘，1998，《廈門方言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周寧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3，〈第三十四篇·方言〉，收入周寧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周寧縣志》（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頁 616-669。
- 東山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4，〈卷三十五·方言〉，收入東山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東山縣志》（北京：中華書局），頁 718-752。
- 林倫倫、陳小楓，1996，《廣東閩方言語音研究》，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
- 林連通、陳章太，1989，《永春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
- 林連通主編，1993，《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林寒生，2002，《閩東方言詞匯語法研究》，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
- 柘榮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5，〈第二十九篇·方言〉，收入柘榮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柘榮縣志》（北京：中華書局），頁 693-770。
- 洪惟仁，1996，《《彙音妙悟》與古代泉州音》，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閱覽典藏組。
- 洪惟仁，2023，《閩南地區方言地圖集》，臺北：臺灣語文學會。
- 秋谷裕幸，2008，《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甲種 12 之 2），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秋谷裕幸，2010，《閩東區福寧片四縣市方言音韻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秋谷裕幸，2018，《閩東區寧德方言音韻史研究》（《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系列之 60），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馬重奇，1993，〈漳州方言同音字匯〉，《方言》1993.3：199-127。
- 張靜芬，2013，《閩南方言的歷史比較及語音構擬》，北京：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論文。
- 連江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2001，〈第三十九篇·方言〉，收入連江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連江縣志》（北京：方志出版社），頁 1265-1333。
- 陳麗冰、吳瑞文，2014，〈寧德方言的變韻及其歷時意義〉，《漢語學報》4：31-40。
- 馮愛珍，1993，《福清方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馮愛珍編纂，1998，《福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楊秀芳，1982，《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楊秀芳，1991，《臺灣閩南語語法稿》，臺北：大安出版社。
- 董同龢，1993，《漢語音韻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 董忠司總編纂，2001，《臺灣閩南語辭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 壽寧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2，〈卷三十二·方言〉，收入壽寧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壽寧縣志》（廈門：鷺江出版社），頁 726-772。
- 福安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9，〈卷三十七·方言〉，收入福安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福安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頁 1052-1100。
- 福鼎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2003，〈第三十一篇·方言〉，收入福鼎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福鼎縣志》（福州：海風出版社），頁 883-918。
- 閩清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3，〈卷三十五·方言〉，收入閩清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閩清縣志》（北京：群眾出版社），頁 835-891。
- 蔡俊明編，1976，《潮語詞典》，臺北：三民書局。
- 霞浦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9，〈第二十七篇·方言〉，收入霞浦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霞浦縣志》（北京：方志出版社），頁 987-1021。
- 羅常培、周祖謨，2007，《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 嚴修鴻，2000，〈從南方方言裡“腎、跣、睡”白讀音看禪母古讀〉，《語文研究》2000.4：53-59。
- 龔煌城，2011，〈從漢藏語的比較看重紐問題（兼論上古*-rj-介音對中古韻母演變的影響）〉，收入氏著《龔煌城漢藏語比較研究論文集》（《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系列之 47）（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頁 127-165。
- 〔美〕羅杰瑞，梅祖麟譯，1994，〈閩語詞彙的時代層次〉，《大陸雜誌》88.2：45-48。
- Campbell, Lyle. 2013.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3rd ed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Chang, Kun, and Betty Shefts Chang. 1972. *The Proto-Chinese Final System and the Ch'ieh-Yün*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Monographs Series A 26).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Chang, Kun. 1974. "Ancient Chinese Phonology and the *Ch'ieh-yün*."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10.2: 61-82.
- Douglas, Carstairs. 1990.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廈英大辭典》.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73, London: Trübner & Co.)
- Fielde, Adele M. 1883. *A 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Arranged According to Syllables and Tones*.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Kwok, Bit-Chee. 2018. *Southern Mǐn: Comparative Phonology and Subgrouping*.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Norman, Jerry. 1969. "The Kienyang Dialect of Fukien."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Norman, Jerry. 1981. "The Proto-Min Final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Section on Linguistics and Paleography)*, 35-73,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Norman, Jerry. 2006. "Miin Animal Body Parts."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1: 133-143.
- Ting, Pang-hsin. 1975.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Special Publications 65).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三、網路資料

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 <https://sutian.moe.edu.tw/zh-hant>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ruiwen@gate.sinica.edu.tw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gnates of Zhen She Division III Unrounded Rhyme in Common Min and Its Phonological Strata

*Wu, Rui-wen**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discuss the proto forms of the Zhen She unrounded division III rhyme in Common Min and the related issue of phonological strata. The Zhen She unrounded division III rhyme includes two subtypes: Zhen rhyme and Yin rhyme. Among them, the Zhen rhyme has the phenomena of ‘Chóng Niǔ’ (redundant syllable in the rhyme table). The cognates are small in number but rich in phenomenon. According to Norman’s (1981)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mmon Min finals system, the forms related to the Zhen She unrounded division III rhyme in Common Min include: **-in/*-it*, **-ən/*-ət* and **-yn*. This paper increases the number of modern Min dialects used for comparison, and traces the phonetic forms of the cognates of the Zhen She unrounded division III rhyme by the bottom-up method. We point out: 1. **-ən/*-ət*, **-in/*-it* in Norman’s Common Min finals system are acceptable. 2. From a comparative point of view, the final **-yn* can be modified to **-iən*. 3. The group of finals *-iən/*-iət* should also be reconstructed in the Common Min finals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phonological history, four phonological correspondences exist in the Zhen She unrounded division III rhyme of Common Min, which roughly correspond to three different relative times: **-ən/*-ət* is the earliest, **-iən/ *-iət* is comparable to **-iən/*-iət*, and **-in/*-it* is the latest. In addition, the difference of ‘Chóng Niǔ’ is preserved in Common Min, and its

*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phonological contrast is “巾銀” *-iən: “烟烟” *-iən.

Keywords: Common Min, Zhen She division III unrounded rhyme, Chóng Niǔ, stratum, historical linguistics